

中文提要

银价变动是清末中国货币问题的中心环节。至今学术界对此问题尚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清末上海外汇市场为研究切入点，在搜集、整理大量原始史料基础上，试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等有关原理方法，对清末银价变动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

本文首先概要分析了清末银价变动的国内外原因。接着，文章重点分析研究了清末银价变动的表现和影响。表现方面，本文以上海金融市场为研究重心，通过长期短期和纵向横向多重视角来透视、分析清末银价变动的复杂表现，探讨银价变动的一般趋势、规律。影响方面，文章主要论述了清末银价变动对清政府偿还借赔款、赋税征解、金融商业、以及日常物价与民生的影响，研究力求贴近市场和民生，从而展示清末银价变动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后，文章指出，紊乱的货币制度已经成为清末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而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独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体系，对正处于大转型阶段的社会尤为紧要。

关键词：清末；银价变动；货币制度；社会动荡

作 者：蒋立场

指导教师：卢伯炜

The Study of the Fluctuation of Silver Pric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901-1911)

Abstract

The fluctuation of silver prices is the key to the monetary proble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calls for a more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basis of vast original materials, this dissertation provides an overall research on the fluctuation of silver price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from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of Shanghai.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begins with the reasons of the fluctuation of silver prices, then lays the emphasis on two aspects: the reflection and the influence. As for the former, the autho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financial market of Shanghai, and analyzes the complicated reflections of the fluctuation of silver prices, probing the general tendency and law, from the short-time and long-time, longitudinal and lateral perspectives. To the latter,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influences to the Qing Dynasty's indemnity, taxes, finance, commerce and daily prices caused by the fluctuation of silver prices. In the end, the autho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e disorderly monetary system is the deep factor of the social turbulence and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it's crucial for a transitional society to establish a sound and united monetary system.

Keywor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luctuation of silver prices;
monetary system; social turbulence

Written by JIANG Li-chang
Supervised by LU Bo-wei

苏州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含为获得苏州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声明的法律责任。

研究生签名: 蒋立场 日 期: 2004.4.9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论文合作部、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情报中心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除在保密期内的保密论文外，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论文的公布（包括刊登）授权苏州大学学位办办理。

研究生签名: 蒋立场 日 期: 2004.4.9

导师签名: 尹仙伟 日 期: 2004.4.9

引言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本选题是在导师卢伯炜先生指导下，经过一番斟酌讨论后确定的。初始时，我对此选题具有的深刻意义认识不够，通过大量原始史料的搜集整理、基本框架的构思、以及与导师的反复讨论后，我对此选题深刻意义的认识逐渐加深。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入侵的加强，中国旧有的以银两、制钱为主的货币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鸦片输入剧增，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促使银价大幅度升高，银价的变动引起了当时清政府朝野上下的关注与重视。中国货币问题的中心也由制钱向银两转变，银价问题开始成为中国近代货币问题的中心环节。随着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逐步加深，外国各种货币在中国大量出现，而中国官私银钱行号发行的式样繁杂的货币也比比皆是，到处流通。清政府仍顽固地维护旧有的银两制度，长时期内对货币制度改革这一重要问题重视不够，即使偶或采取某些改革措施，却总是因为不对症或推行不得力而归于失败。这样一来，中国货币制度的紊乱逐渐趋深，银钱比价时高时低，变动不止。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大多数主要国家的货币制度逐渐地从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转变，对黄金需求量大增，导致世界范围内白银供需形势急剧转变，世界银价出现大幅度跌落，金贵银贱局面形成。世界范围内银价的跌落，对当时实行以银两为主要通货而自身产银却不甚丰富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冲击强烈，促使中国货币制度的紊乱程度更为加剧。进入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十余年间，世界银价变动更是忽高忽低，变幻莫测。受其影响，加之其他诸种因素，这时期已经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清末中国的货币制度之紊乱，可谓臻于极点。正是由于国内外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清末中国银价变动发轫于上海的外汇市场，并由上海向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广大区域扩展、波及。银价对外、对内变动不止，其表现复杂纷歧，对清末时期（1901—1911）中国对外偿付赔偿款、赋税征解、金融商业、日常物价和民生等均产生深刻影响，银价变动问题已经成为清末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重要因素。因此，选取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变动作为研究对象，对银价变动的原因、表现和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探求并揭示银价对外、对内变动的内在关系，这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能使我们对清末银价变动这一本身纷繁复杂的货币问题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二、能使我们

们洞察清末社会动荡变迁中某些较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三、比较系统地研究清末时期（1901—1911）银价变动的原因、表现和影响，这在晚清史和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四、能为当代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

二、研究状况和主要资料

关于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变动问题，在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中，颇有论及，其主要有：

解放前，张家骥著《中华币制史》（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 1925 年版），本书第二编有关章节中，作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旧有的银两制度，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图表资料。第五编有关章节中，作者搜集、整理了大量关于近代中国金银铜流出流入以及金银、银铜比价的资料。此外，邵金锋著《银价之研究》（学术研究会丛书部 1928 年版），本书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考察了世界范围内银价（即生银的市价）变动的原因、表现及影响，其考察的时间段也较长，自 1900 年前至 1927 年后，等等。

解放后，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 1962 年版），本书第三篇中，作者对清末银钱比价变动的有关资料进行罗列、排比，描述了银钱比价变动的基本走势，并分析其原因、后果。第五篇中有关内容，论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世界银价变动对中国币制等的影响，并列有 1687—1924 年世界金银比价变动的有关资料。第六篇中，作者述及银汇价变动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本书第八章有关内容，对清末金银流动、银价变动及其影响进行论述，并对清末中国流通的各种货币数量进行大致估算，列有大量的图表资料。石毓符著《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本书第五章中，作者对清代银钱比价变迁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初步分析其原因。第十章中，作者分析了近代金贵银贱的原因、影响。魏建猷著《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 1986 年版），在本书第一至第七章中，作者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晚清币制的紊乱及其原因。王宏斌著《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本书第五、六两章中，作者重点考察了清末时期银钱比价变动的历史过程，并分析其原因。第七章中，主要论及银钱比价变动与吏治腐败加剧二者的关系。刘佛丁、王玉茹著《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此书第五章有关内容，介绍了清末币制的紊乱。第七章有关内容，主要论

述了近代中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较长时期内银汇价变动的原因、过程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等的影响，论述的侧重点在民国时期。该书作者的独到创新之处在于：把白银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视银价变动为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在此基础上，分析银价变动对近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周育民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本书第五、六两章有关内容，论及世界银价变动及其对中国外赔、关税等产生的影响。第七章中，论及晚清银钱比价变动的影响，并对银钱比价走势列图表进行阐释。另外，其他论著或论文，有关内容涉及清末银价变动的有：张振鵠著《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郑友揆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萧清编著《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贺水金著《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杜恂诚主编《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等等。

关于清末十余年的银价变动，国外学者的有关著作，论及此问题的主要有：

[奥]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此著第一编中有关章节，作者介绍了中国的银两制度、汇兑制度，考察了近四百年间世界产银与销银情形，描述了世界银市价格的几次大波动，并对近百年来银价涨落以及 1888—1926 年间中国现银进出口额进行列表统计。第二编中有关章节，作者依据海关报告，搜集、整理了 1888—1926 年间中国金货（金条、金沙及金币）进出口数量的统计资料，还对 1890—1926 年间海关银两与英金的平均汇价进行列表统计。[美]费正清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此著作上卷中第三章有关内容，作者对晚清币制的混乱有所论述。下卷中，第一章有关内容，作者论及在赋税征收中，地方官府人为地操纵制定银钱比价情形，还指出，由于偿付赔借款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第七章中，作者论述了清末银价变动及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二卷第十九章中，作者论及了清末银汇价波动情形及其对贸易的影响。第三卷第十三章有关内容，论及银汇价波动的基本原因及其对中国外赔、贸易的影响，还介绍了中国混杂的货币流通情形。此外，[美]杨联升著《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中译本，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美]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日]宫下忠

雄著《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有明书房 1990 年版), [美]景复朗著《中国货币和金融政策, 1845—1895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5 年版) 等论著中有关内容, 对清末银价变动也有所论及, 等等。

以往关于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变动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主要有:

1、在资料收集方面有了基本建设,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等。

2、不足之处, (1) 根据各自侧重点来收集资料, 各取所需, 用举例方式说明问题, 系统性不足, 比较散乱。(2) 对资料进行了排队, 描述了问题的基本走向和一些具体表现, 在点和线的描述上作了一些工作, 但是, 在面上的工作还不够, 即货币金融运动的空间分布和互动关系论述不太深入。(3) 资料分析、跨学科研究方面, 由于时代局限, 在今天看来已经明显不够, 等。

清末十余年间, 由于内外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银价问题较前尤为严重和突出, 形成了对外、对内多种比价并存的混杂局面, 货币制度的紊乱程度达至极点。这对清末中国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因此, 本文就是在翻阅、整理大量原始史料基础上, 试图运用现代经济学等有关原理, 对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变动进行研究, 而以往的研究成果, 主要是给我的研究提供资料和一些具体研究结论。

本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有:

报刊史料方面, 主要是《申报》(影印本) 有关, 以及《大公报》(影印本) 有关。《申报》立足于上海, 面向全国, 而当时上海是中国金融中心, 又是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大公报》立足于天津, 面向京师、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等, 而当时天津是京师的“外库”或“外府”, 是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 又是名列前茅的通商口岸。当时这两种报纸也有共同点, 它们的政治立场属于比较温和的改良派范畴, 对社会、民生关心较多, 报导及时而翔实, 史料价值明显较高。另外, 还有《东方杂志》(影印本) 有关, 《盛京时报》(影印本) 有关, 等。

其他资料方面, 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

编《武汉钱庄史料》（1985年未刊）等。

三、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理论方法和基本框架

本论文在查阅诸多史料并吸收中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通过运用历史学、货币银行学等有关理论方法，以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为研究着力点，对清末银价变动的原因、表现和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探求银价变动是如何发端于上海，并以上海为龙头、为中心，逐步地向其他通商口岸以及广大内地区域扩展、波及的，从而揭示银价对外、对内变动的内在关系。

本论文的基本框架为：引言、主体部分三章、结语。

引言

第一章，分析论述清末银价变动的原因。从外部原因和中国自身原因两方面来论述，其中，外部原因主要是世界银价变动的冲击，中国自身原因从资源禀赋、币制的紊乱与落后、通货数量因素、货币思想理论的落伍几个方面来分析。此章有两节。

第二章，论述清末银价变动的表现。第一节，对有关概念进行辨析。第二、三两节，把银价变动分为对外变动和对内变动两个方面，并分别论述其表现，其中，银价对外变动的表现，主要论述其阶段性和“周期性”的表现，即从长期和短期两种视野来论述银价对外变动的表现；银价对内变动的表现，则主要论述其阶段性和区域性的表现，即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来论述银价对内变动的表现。第四节，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此章共四节。

第三章，论述清末银价变动的影响。从对清政府对外偿付借赔款、赋税征解、金融商业、日常物价与民生的影响来分析论述。此章分为四节。

结语

（二）、本文成果和不足

本文成果在于：运用历史学、货币银行学等有关原理，对清末十余年的银价变动，从原因、表现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以近代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为研究重心，理清银价对外、对内变动的复杂表现，并揭示银价内外变动的内在关系；研究贴近市场、民生；搜集、整理了许多有关清末银价变动的数据与图表等。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所掌握资料的局限，对一些重要地区的银价变动情形，如汉口、广州等，不能进行足够的论述，只是概而论之，尚有待深

入。在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利用方面，欧美学者的成果利用较多，而日本学者方面则欠缺，如宫下忠雄著《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有明书房 1990 年版）一书，由于笔者不通日语，且无书可借，无法拜读和利用其成果。这一板块的缺陷和严重的不足，一直耿耿于怀，只能俟之于将来的努力。

四、两点说明

1、本文在引用资料和论述史事的过程中，对同一名词、概念往往写法不同，例如：“磅”和“镑”，“辨士”、“本土”和“便士”，“翁斯”和“盎司”等，为统一起见，史料征引时，用原来的写法，如“磅”、“辨士”、“本土”和“翁斯”等，其他行文则一律用“镑”、“便士”和“盎司”等。

2、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是清末十余年间，即 1901—1911 年。

第一章 清末银价变动的原因

清朝货币制度以银两、制钱并行为主。以银两为主要通货，而中国白银产量不多，币材来源稀缺，这成为银两制度的一大缺陷。这种情况要求中国不时地从国外输入白银，以维持银两制度的推行。因此，世界白银产销量的消长，白银价格的变动，必然对中国的银两制度产生冲击。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这种冲击越来越明显，加之其他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国的货币问题愈发严重。至清末十余年间，由于世界白银价格变动的冲击，又加之中国自身诸种原因等，导致中国银价对外、对内变动纷繁复杂，影响深远。本章中，将就清末十余年间中国银价变动的外部原因以及自身诸种原因进行探讨。

第一节 世界白银价格的变迁

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世界银价

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美洲新银矿的发现和白银开采与冶炼技术的进步，世界白银产量大幅度地增加。同时期，因为世界许多国家货币制度发生变革，世界上白银需求量锐减，这导致世界银价^①迅速跌落，金贵银贱局面形成。

表 1—1 世界白银生产额表（1851—1900）

单位：库平两

年份	生产额
1851—1860 年	240068027
1861—1870 年	325072872
1871—1880 年	592384114
1881—1890 年	837616200
1891—1900 年	1347731956

资料来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58 页。

由表 1—1 可见，世界范围内，白银产量在 1851—1860 年间平均每年约为二千多万两，至 1891—1900 年间，白银产量平均每年达一亿两以上。半个世纪内，世界白银产量增长了约四倍多。

白银在清末中国虽为主要币材来源，但其在世界市场上不过是一种普通商品

^① 本文中，所谓“世界银价”，指在世界上，一个单位（一般为一盎司）的生银与其所能购买的若干单位的金本位货币（一般为英镑或美元）的比例。由于中外货币制度的差异，世界银价的内涵与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中国银价的内涵略有不同。所谓“世界金银比价”，指在世界上，一个单位的黄金与其所能购买的若干单位的生银的比例。

而已，因而白银价格的变化“全视供求双方之缓切为进退。”^①恰在白银产量急增的时候，世界许多国家的货币制度发生变革，纷纷放弃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转而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②。1816年，英国先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接着，“在十九世纪后半采行金本位的有葡、德、美、丹、瑞、拿、芬、海地、阿根廷、埃及、日、俄等国，另外有些国家采金汇兑本位制，如印度。”^③这导致在世界市场上，对白银的需求急剧地锐减，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态势，银价迅速地跌落。同时，“黄金需求大量增加，而供应不足，”^④致使金价升高。这样一来，世界范围内金银比价升高，金贵银贱的局面逐渐形成。

表 1—2 世界金银比价变动表（1871—1900） 一个单位金值若干单位银

年份	平均数
1871 年	15. 5867
1881 年	18. 2662
1891 年	20. 9263
1900 年	33. 3066

资料来源：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 1925 年版，第五编第二章，第 25—27 页。

表 1—3 伦敦银价变动表（1871—1900） 每标准盎司银合英镑便士

年份	平均数
1871 年	60 1/2
1881 年	51 5/8
1891 年	45 1/16
1900 年	28 5/16

资料来源：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227—230 页。

由表 1—2 可知，在世界范围内，1871 年，一个单位的黄金平均值 15. 5867 个单位的银，到 1900 年时，一个单位的黄金已经平均值 33. 3066 个单位的银，30 年间，金银比价升高一倍多。由表 1—3 可以看出，在当时世界主要银市伦敦，

^①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26 页。

^② 所谓银本位制，主要指一国币制中，国家规定单位货币同白银建立法定联系，规定单位货币的法定含银量，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等。金银复本位制，主要指一国规定其单位货币同时与黄金、白银建立法定联系，既规定单位货币的法定含金量，又规定法定含银量，并且规定黄金、白银之间的价值比率，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等。金本位制，主要指国家规定单位货币同黄金建立法定联系，规定单位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等。金汇兑本位制，主要指一国规定其货币不是直接而是间接与黄金挂钩，通过建立本币与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的稳定联系，从而与黄金挂钩，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等。一国币制由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或者金汇兑本位制转变，符合货币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59 页。

^④ 龙玮娟，郑道平主编：《货币银行学原理》，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 页。

1871 年时，每标准盎司银合英金平均约 60 1/2 便士，至 1900 年时，每标准盎司银合英金平均数下降为 28 5/16 便士，30 年间，银价下降了约 1/2 多。

二、二十世纪初十余年的世界银价

至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世界范围内金银比价持续升高的态势有所放缓，世界主要银市的银价没有出现上世纪后期急剧跌落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更为变幻莫测。

表 1—4 世界金银比价变动表（1901—1911）

一个单位金值若干单位银

年份	平均数	指数
1901 年	34. 6848	100
1902 年	39. 1893	113
1903 年	38. 1008	110
1904 年	35. 7110	103
1905 年	33. 9054	98
1906 年	30. 5423	88
1907 年	31. 2379	90
1908 年	39. 2914	113
1909 年	40. 2881	116
1910 年	39. 2914	113
1911 年	38. 3428	111

资料来源：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 1925 年版，第五编第二章，第 25—27 页。

表 1—5 美国与英国银价变动表（1901—1911）

每盎司银合美金元、英金便士

年份	美国银价平均数	指数	英国银价平均数	指数
1901 年	.59703	100	27.1875	100
1902 年	.52815	88	24.0625	89
1903 年	.54208	91	24.75	91
1904 年	.57843	97	26.40625	97
1905 年	.61008	102	27.8125	102
1906 年	.67379	113	30.875	114
1907 年	.65978	111	30.1875	111
1908 年	.53496	90	24.40625	90
1909 年	.52163	87	23.71875	87
1910 年	.54245	91	24.65625	91
1911 年	.54002	90	24.53125	90

资料来源：《大公报》，1935 年 4 月 29 日。

由表 1—4 可以看出，以 1901 年的金银比价平均数为指数 100，1901—1911

年间，世界金银比价变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01—1904年，金银比价升高时期；1905—1907年，金银比价低落时期；1908—1911年，金银比价再升高时期。同样，从表1—5可以发现，以1901年的每盎司银合英金便士以及美金元的平均数为指数100，1901—1911年间，世界主要银市的银价变动亦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01—1904年，银价跌落时期；1905—1907年，银价略高时期，1908—1911年，银价再跌落时期。由此可见，世界范围内，金银比价变动形势与银价变动形势正相吻合，即金银比价升高时，意味着银价跌落；金银比价低落时，意味着银价升高。

探究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世界银价变化的原因，我们却发现，在这十余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增长并不十分显著，^①这显然是由于上世纪后半期世界范围内银价急剧跌落所致。这意味着此期间世界白银的生产性供给增长不多，那么，为何世界范围内银价的变动却时升时降，起伏不定呢？从当时世界第一用银大国印度在1901—1911年间白银输入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洞察出此期间世界银价变化的某些原因。

表1—6 印度净输入白银数（1901—1911）

单位：标准盎司

年份	净输入数
1901年	40435000
1902年	39005000
1903年	42274000
1904年	70182000
1905年	74349000
1906年	84318000
1907年	118199000
1908年	97915000
1909年	73740000
1910年	61015000
1911年	54876000

资料来源：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22—223页。

由表1—6可知，在1901—1903年间，印度白银净输入量增长不多，年平均约四千万盎司，从1904到1907年，印度白银净输入量迅速增加，由七千多万盎司增至一亿一千八百多万盎司，而1908—1911年间，白银净输入量则逐年减少，由1908年的九千七百多万盎司降至1911年的五千四百多万盎司。结合上述世界

^①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10—212页。

银价变迁的形势可知，当印度白银净输入量不多或减少时，世界银价呈跌落状态，当印度白银净输入量迅速增加时，世界银价则升高，由此可以断言：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世界银价变动归因于世界范围内白银需求形势的变化，或者储存的白银向世界银市供给的增加，或者黄金供需的变化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或者几种情况兼而有之。下面就来逐阶段地探究 1901—1911 年间世界银价变动的具体原因：

（一）、1901—1904 年，银价跌落时期

1901—1904 年间，世界银价继续承前跌落，其原因主要有：一、世界范围内白银的需求依旧不振，仍呈供大于求的态势。此期间，“伦敦银市甚形冷落，……其最大之原因，尤在需银之地忽而杜绝其需求以至于是也。何则？银之供给未尝大异于从前也。溯自千八百九十三年，印度既定货币之法案，其时以为不能再容多数生银流入其土矣。自尔以来，十年之间，银之输入遂以大减。”^①二、二十世纪前后，一些国家又实行了金本位货币制度，导致对黄金的需求继续增加，银价更形跌落。“推原银贱之故，由于金贵。日本向与中国同用银币，近年亦改铸金钱，期与西洋相敌。”^②1902 年，“美国政府核定所属小吕宋飞腊边（菲律宾）群岛亦一律改用金元，若是则亚洲各邦除高丽外，皆以金为货币矣。”^③三、清政府因为赔借款向西方国家支付了大量的银两，这也加剧了金贵银贱的局势。“由于庚子赔款，中国向欧美国家支付大量的白银，导致了世界白银价格的再一次暴跌。”^④在 1902 至 1903 年间，世界银价继上世纪后期两次暴跌（1873 年、1890—1894 年）之后，又发生了第三次暴跌，“二年间，每年之最低价格尝达二十一辨士六八七五，是为银市有史以来之最低记录。”^⑤尽管在 1903 到 1904 年间，一些国家购银铸币，导致银价略有起色，但是，以 1901 年银价作为基点来看，世界银价还是处于跌落状态。

（二）、1905—1907 年，银价略高时期

1905—1907 年间，同此前几年间银价相比较，世界银价呈现出略为升高的态势。究其原因：一、第一用银大国印度需银数量大增。印度“近年来（指 1905 年以来），农作丰盛，输出殷盛，故银之输入者多。”^⑥二、日俄战争期间，两国各

^① 《申报》，1908 年 10 月 16 日，译论：“银价贵贱与中国之关系”。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554 页。

^③ 《申报》，1902 年 12 月 16 日。

^④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3 页。

^⑤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216 页。

^⑥ 《东方杂志》，第六卷第二号，1909 年 3 月 16 日，“印度金银消长情形”。

出藏金易银以充军饷，对白银的需求增加。“日俄两国战役以来，在满洲等处各种经营所需银条不知凡几。”^①另外，各国为铸造银币，购银较多，也推动了世界银价升高的态势。1906年，美国政府规定：“自八月十五日以后，每星期约购十万翁斯，以为铸造补助货币之用已。”1907年，尽管世界银价较上年略降，但是，“幸有法国铸币局时时收买，故价尚可观。”^②

（三）、1908—1911年，银价再跌落时期

1908—1911年期间，世界银价结束前几年间略升的局面，再一次出现跌落的态势。推究其因：首先，第一用银大国印度因为遭受自然灾害而发生饥荒，印度政府停止购买白银，从而导致世界银市上白银的销路锐减。在1907、1908年之间，印度原本“市况颇佳，未几因少雨告饥，印度政府即行止购而银市始震。夫印度向为银市之大顾客，舍此以外，销路寥寥。”^③在1909年，世界银价跌为年均23便士左右，可谓世界银价的第四次大跌落。^④其次，拥有大量银两的在华外国银行向世界银市出售白银，这也促使世界银价的跌落。由于外贸入超以及偿付庚子赔款等原因，中国银两大量地流入在华外国银行之手。外国银行存银“既多，惧其跌价，将受损失，则必时时以之出卖于伦敦，冀以减轻其损失，此亦必致之势，无足怪者。”“然则银块市价以此之故，必致常常跌落，盖一跌于印度之荒歉，……又跌于中国银之出卖。”^⑤第三，1910年印度增加银税和1910、1911年之交中国北方发生鼠疫，这对世界银价的跌落亦起推动作用。1910年，印度“预算案拟增加银税，以弥补减少鸦片出口之损失”，^⑥以致“紊乱银市，使银价低落。”^⑦1911年，世界“银价跌落原因，……实由满洲疫患所致，而在大豆上市之际跌落愈甚云。”^⑧此外，1907、1908年之际，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金融恐慌，减少铸造银币数量，这对世界银价的跌落也产生影响。

自十九世纪后半期，“外国改用金本位以后，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就跟着金银比价的变动而变动了。中国货币汇价的变动，虽然也要受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

^① 《大公报》，1906年11月28日。

^② 《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7日；《申报》，1908年12月31日。

^③ 《申报》，1908年12月31日。

^④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16页。

^⑤ 《申报》，1908年10月16日。

^⑥ 《申报》，1910年3月2日。

^⑦ 《申报》，1910年3月6日。

^⑧ 《申报》，1911年2月14日。

但这种影响比较小。大部分是受金银比价变动的影响。”^①二十世纪初的十余年中，世界银价沉浮不定，金银比价变幻莫测，不可避免地对清末中国货币汇兑制度等产生更为严峻的冲击。

第二节 中国自身的原因

一、资源禀赋

自明朝中叶以来，随着银两制度的逐步推行，银两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通货。至清末时期，银两制度继续存在。中国银两币由白银直接加工铸造而成。中国虽然推行银两制度，自身白银资源却比较稀缺，必须依靠从国外输入白银，来满足币材的需求，这就必然受到世界白银价格变动的影响。

表 1—7 各地产银在世界总额中所占百分数表（1493—1925）

名称	所占百分数
美洲	81. 80%
墨西哥	36. 00%
美国	21. 70%
南美洲	20. 80%
加拿大	3. 30%
澳洲	3. 60%
欧亚非三洲	14. 60%
共计	100%

资料来源：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206—207 页。

由表 1—7 可见，在 1493—1925 年间，世界产银各区域中，美洲银产量居第一，占世界银产量总额的 81. 80%。“今日银之大产地，为北美之落机山，南美之安地斯山中各地及澳洲、墨西哥……”^②欧亚非三洲银产量加起来，才占世界银产量总额的 14. 60%。在亚洲，“日本产银甚丰”，其次为印度。^③至于中国，虽然“货币制度发达最早，然为数无多，银之供给亦甚少。”^④据记载，至民国初年，中国本国每年产银额还不到 5 万两。^⑤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61 页。

^② 《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八号，1906 年 9 月 13 日，“各国物产考略”。

^③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206 页。

^④ 《申报》，1908 年 10 月 16 日。

^⑤ 杜恂诚主编：《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5 页。

“中国向例银铜并用，究其大宗出入，用银实居多数。”^①尽管当时中国白银产量不足，可是，由于中国推行银两制度，以银两为主要通货，银两使用的范围十分广泛，社会流通需要量也非常巨大，以致当时中国成为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用银国家。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持银两制度的推行，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输入大量的白银，来满足国内对币材的需求。事实上，自明中期起，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中国流通的所有白银货币，“其原料直接或间接多取自国外输入之大条银。”^②

在上述国情下，中国货币材料的供应不能不“为世界金银价格的变动所左右”，^③中国银两对外汇价也必因世界银价之高涨而升高，世界银价之跌落而低落。金银等“贵金属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④当时清政府对中国金银的流入流出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也不掌握中国外汇市场的控制权。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当世界银价跌落，金价升高，出现金贵银贱形势时，受其影响，中国银两对外汇价低落，就会发生黄金流出，银货流入的现象，此时期，中国国内币材充沛，银通货量呈现膨胀态势；反之，当世界银价升高，金价跌落，中国银两对外汇价则升高，就会出现金货流入，银货流出的现象，此时期，中国国内币材匮乏，银通货量呈现紧缩态势。

二、币制的紊乱与落后

（一）、币制的紊乱

清朝初始实行银两制和制钱制相辅而行的货币制度，后来，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币制日趋紊乱。清朝末年，“原来已经存在的币制紊乱，这时继续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地步。”^⑤下面就来考察清末币制紊乱情形，并试结合有关原理，对其主要特点进行剖析。

1、整个货币制度杂乱无章

（1）、银两制度平色纷歧 清朝时期，银两制度是我国整个货币制度的根基所在。所谓银两的“两”，本来应是一种重量单位，并非货币单位。后来，人们却用“两”这种重量单位表示白银货币的货币单位，故此称白银货币为银两。因此，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4页。

^②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③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⑤ 张振鵠：《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250页。

中国的银两制度还只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货币制度，它是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即所谓称量货币制度。”^①

清朝时期，各地银两名称繁多，式样各异，成色不一。清朝统治者对银两的铸造、行使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听民自便。故而，银两的“纯分、成色、重量、大小及名目称谓，各随其地，各因其用，而自成其一种之名称、之重量、之成色，生长消灭，民自为之，几与国家无所系焉。”^②对于银两币，当时统称为元宝银。一般地讲，元宝银可分为四种：一、元宝，重约五十两，形如马蹄，故又名为马蹄银，其多用于巨额支付。二、中锭，重约十两，形式甚杂，但以类衡锤状为最多，故又名为锞子，其呈马蹄形状的称作小元宝。三、小锭，重约三两至五两不等，其形似馒头，又称为小锞银。四、碎银，多为零星银屑，专用来补助银锭之用，其别名为滴珍等。若具体到各地各种情形，则甚为杂乱繁多。据统计，各省宝银名称重量之繁杂，共有 100 多种。^③这些宝银成色不一，色样不同，“不独银两专家不能全部通晓，就是土著居民对于当地情形恐怕也不能认识透彻。”^④

由于银两制度还处于称量货币制度阶段，使用银两时需要进行称量，这样以来，各地又产生了不同的平砝。一般而言，全国平砝有库平、京平、关平、漕平、广平、市平、规平、公砝平之分。若具体到各地的实际情形，则更为纷乱。据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平砝数量，共有 100 多种，而且，未经调查者尚不包括在内。^⑤

“由于银两平色的纷歧，不仅限制了银两的流通范围，亦增加了它的使用困难，这是银两制度的最大缺点。”^⑥清朝末期，这种平色纷歧的银两制度存在，内对于国家财政，外对于中外贸易和赔款等，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中外货币混杂流通 明中叶以至清朝，中国流通的货币以银两、制钱为主。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外国铸造的银元开始流入中国。先是“大吕宋之佛头银元，俗称本洋，嗣又有墨西哥之鹰洋踵行，其后英之香港银元，法之安南银元，美之贸易银元及日本银元等，皆先后输入。”^⑦由于中国本土的银两平色纷歧，使用时有诸多的不便，外国银元却式样整齐，轻重划一，使用、携带均甚便利，故而，这些流入的外国银元受到广大商民的欢迎，其使用范围初始在沿海口岸，

^①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2 页。

^②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 1925 年版，第二编第四章，第 36 页。

^③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 1925 年版，第二编第四章，第 38—45 页。

^④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75 页。

^⑤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 1925 年版，第二编第四章，第 74 页。

^⑥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 页。

^⑦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 1925 年版，第二编第一章，第 13 页。

后有向内地区域扩展之势。至清末，由于世界许多国家改行金本位币制等，“一切旧式银元不适用于用，故均驱向中国。”^①为了抵制外国银元在中国日趋扩张的势头，中国出现了自铸的银元。先是广东省在1889年自铸银元行使，嗣后湖北、江南、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省亦陆续购机铸造。由于清政府对银元的铸造无统一管理，致使各省“所铸银元规模绝异，成色分量又不免各有参差，以致民间显分畛域，此省所铸往往不能行于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银元之南北通行。”^②据统计，清朝末年，广东、湖北、江南、北洋等10多处所铸银元，其中，一元银币有15种，半元银币有3种，二角银币有7种，一角银币亦有7种。^③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自铸的银元始终没有照币面价格行使过，在计算的场合和生银并没有什么差异。^④中国自铸银元的这些弊端，就为奸商市侩们的投机取巧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往往将本国龙元尽情贬抑，不特龙元与鹰洋价值不同，即此省之龙元与彼省之龙元价值又不同。”^⑤可见，“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流通，显然已使中国币制益趋复杂与混乱，再加以外国银元与中国银元之间又有价格的差异，更可以看出它紊乱中国币制的恶影响。”^⑥

清朝时期，国家对于制钱采取垄断铸造的政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铜钱有官铸、私铸之分，而官铸、私铸又各具数种。“官铸有样钱（北京官局铸出之钱）、制钱（各省官局铸出之钱）、白钱（色稍带白）等各种，皆形大色美。私铸则有所谓沙壳、风皮、鱼眼、老砂板、毛钱、灰板、鹅眼、水浮等名目。盖皆薄而小，杂以土砂铜铅锡而铸造者也。人皆夹此小钱于制钱中以充用，而钱之市价，钱之名称，亦因此私钱混夹多少，而大分别，……其紊乱之甚，可想而知矣。”^⑦至清朝末叶，官铸制钱虽已渐绝，但是，私铸钱依旧盛行。特别是1900年以后，铜元制度逐步推行，中国各省又逐渐掀起一股兴铸铜元的狂潮。

此外，清朝末年，中国官私金融机构和组织，以及在华外国的金融机构，各自为政，发行了数额巨大的银两券、银元券、制钱票、铜元票等。

总之，清末时期，中国银两制度平色纷歧，流通货币种类混乱繁杂、毫无限

^①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影印），第215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5页。

^③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二编第一章，第10—12页。

^④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28页。

^⑤ 《申报》，1900年3月14日。

^⑥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10页。

^⑦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二编第五章，第98页。

制。中国货币制度的实际情形，“可一言以蔽之，曰杂乱无章。”^①

2、币制紊乱的主要特点 根据货币银行学有关原理来分析^②，清末货币制度紊乱的主要特点有：

（1）、货币本位模糊、主辅货币混淆 清末货币制度中，银、铜币材并用，货币本位金属模糊，银两、制钱等无主辅币之分。首先，从铸造过程看，生银和铜两种金属难以说清哪种居于货币本位金属的地位，银两和制钱之间也难以分清哪种是本位币，哪种是辅币。“我国承平之时，币制无所谓本位，亦无所谓补助品，生银而外制钱而已。”^③其次，在流通使用时，银两一般用于国家财政收支，或者数额较大的商业贸易支付等，其使用数额没有限制；制钱一般用于零售商贸找零使用，或者民间日常支付，其使用也并无数额的限制。可见，银两和制钱一样，同为无限法货，都具有无限法偿能力。所以，从流通支付过程看，银两与制钱也是孰主孰辅，无法区别。总之，在清朝货币制度中，货币本位模糊，主辅货币混淆，“银两不是本位币，制钱不是辅币。”^④

（2）、货币单位杂乱 清末时期，银两、中外银元、制钱、铜元以及各种券票同时流通，由于发行机构众多，各种货币单位不同，每种货币单位规定的所含货币金属量也不统一，十分杂乱。例如，银两以“两”作为单位，“两”则又有多重区分。银元以“元”作为单位，每“元”所规定的含银量，也参差不一。制钱以“文”作为单位。铜元则或以“文”计，或以“枚”计。此外，中外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券票的单位更为混杂，不再一一列举。

（3）、货币比价不固定 清末时期，货币间比价主要受币材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极不稳定。清初顺治年间，曾规定银1两值制钱1000文，但不久就没有好好地遵守自己所定的法制。^⑤此后，银两与制钱之兑换比率一随市场为转移，不再遵从国家所定法定比价。清末时期，中国境内流通的货币有银两、银

^①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一号，1910年3月6日，第35页，“中国之钱法”。

^② 一国货币制度指该国由法律所确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它使货币流通的各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货币制度应包括四个要素：规定货币本位金属和货币单位；规定本位币（主币）和辅币的铸造、偿付能力及固定兑换比例；规定有关银行券和纸币的发行与流通程序；规定准备制度。其中，在金属货币制度条件下，货币本位金属可谓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确立以何种金属作为本位币币材，是一国建立货币制度的首要步骤。规定货币单位，即规定货币单位的名称与规定货币单位所含的货币金属量。本位币（主币），是一国基本通货，按照国家规定的货币单位、形式、成色、分量等铸造而成，为足值货币，其可以自由铸造，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辅币是本位币以下的小额通货，为不足值货币，其由国家限制铸造，具有有限法偿能力。本位币（主币）与辅币之间的固定兑换比例由国家法律规定并强制推行。清末时期，中国货币制度尚处于金属货币制度阶段。

^③ 《申报》，1909年3月3日。

^④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5页。

^⑤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1、182页。

元、制钱和铜元等，这些货币间无所谓本位币和辅币之区分，其间比价也是纷繁不定的。除银两与制钱的比价外，有银两与铜元的比价、银两与银元的比价、银元与制钱的比价、银元与铜元的比价等。当时，人们一般称银两与制钱之比价为“银价”；称银两与银元之比价为“洋厘”；称银元与制钱之比价为“洋价”，银元与制钱之比价也有称为“衣牌”的，等等。当时，“我国货币无本位，遂无法定比价。故以现银易银元无一定之价值也，以现银与银元易小银元无一定之价值也，以现银与银元与小银元易铜元无一定之价值也，而现银与银元与小银元与铜元易制钱又无一定之价值也。”货币之间的比价“不但因原料价值之高下为高下，且因市间收放之手段而有高下。”^①可见，清末“中国是一个在各种货币之间没有任何固定兑换率的国家，甚至在两种同种金属的货币之间也没有固定兑换率；但是所有的兑换都是受货币的本身价值和它的供求关系所影响的。”^②“各种比值不同的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因此只要有任何一点影响，对币值即全面牵动，非常敏感。”^③在通常条件下，洋价、洋厘以至拆息等随银价变动而变动。清末十余年间，由于对外偿付借赔款和贸易入超等原因，中国银两大量外流，既“影响及于货币的流通需要，……也影响及于货币间的比值。”^④

清朝末年，中国银两制度仍存，整个币制异常紊乱，可见，“生银不废，无以定币制之善。”^⑤而“本位不定，无以划一币制。”^⑥

（二）、币制的落后

币制的紊乱与币制的落后本是孪生兄弟。自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在世界许多国家纷纷进行货币制度变革之际，中国仍维持着不完善的银两制度，而且整个货币制度十分紊乱，真可谓值中国“圜法大坏之秋，适各邦整齐之日。”^⑦中国币制的落后十分明显。

清末时期，在中外商贸等活动中，银两仍然是商业货款结算和国际收支清算的主要手段，究其原因，外人“来与我为市，必用我承认之币，而我竟无国币，

^① 《大公报》，1909年7月1日。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③ 中国政协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1984年，第129页。

^④ 中国政协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1984年，第120页。

^⑤ 《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

^⑥ 《大公报》，1908年2月13日。

^⑦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53页。

大宗货价，相率用块银，银行亦用块银；……其用块银也，与金价为比例”，^①由于中外币制的差异，金银比价就成为中国银两对外汇价的基础。因此，中国银两汇价变动主要为世界金银比价变动所左右，而在华汇丰等银行对中国银两汇市的操纵亦以此为进退。清末时期，世界“金银比价变动最为剧烈，因而就造成中国最严重的货币问题。”^②

三、通货数量因素

清朝末期，中国依旧实行落后的银两制度。“银系国币之宝，因本国所产不敷，常有进口，”^③而“以金为货，视同珠玉，金虽渐少，与币帛无关。”^④可见，黄金在中国只是一种贵金属商品而已，黄金数量的增减，不会在中国产生货币问题。至于白银情形，则恰相反，“中国以银为正币，银多则国用足而民亦无不足。”^⑤若银数量减少，会产生严重的货币问题。由于中外货币制度的差异，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的金价比欧洲贱，而银价却比欧洲贵。十九世纪后期，中外之间发生“以金易银”活动，导致中国市场上银通货数量呈现充裕之势。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由于清政府对外偿付巨额赔偿款，以及外贸入超等，中国银大量外流，银通货数量趋于枯竭。

（一）、十九世纪后期中国银通货量充裕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世界许多国家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货币制度逐步确立，对黄金需求量大增，世界金贵银贱局面形成。这种世界局势对中国外汇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由于中外间货币制度的不同，这一时期，世界市场上金价高于中国，而中国市场上银价高于世界。一方面，中国人看到世界市场上“金价日高”，而“乐于售出”黄金。^⑥另方面，外国人也积极地利用中国与外国间金银价格之差，用其银购取中国黄金，从而获取厚利。“对于购储黄金的人来说，此时黄金能值更多的白银，显然是有利可图的。”^⑦这样一来，中外之间发生了一场“以金易银”的活动。

在“以金易银”过程中，外人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银货，用来换取中国的黄金，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54页。

^②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56页。

^④ 《大公报》，1902年10月11日。

^⑤ 《申报》，1903年8月27日。

^⑥ 《申报》，1902年3月1日。

^⑦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

甚至外人在中国各种交易所得之银，亦购取黄金以去。据记载，“近三十年来，（外人）不特以银元所易之银购金以去，凡各国货物之运至中国者，所易中国之银无不购金以去。”^①当时，中国东北的漠河，产金较多，而其金大都运至上海销售，来换取外人之银。对于此现象，1897年8月28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一日），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在其奏折中宣称：“漠河一处，每岁采金不下数万两，皆运上海销售。”^②1900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申报》亦载称：“漠河一处，每岁采金不下数万金，而察其销路，皆运售于上海，以致中国之金海溢川流，不可胜数。”^③

这一时期外国银货流入数量，据清末政务处编造的洋银进口表中统计：“大致自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起（即中历光绪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止，各省海关报告，此十年内，由美、墨两洋及其他各国运入内地生、熟银块及银货币等，共合银七千三百余万两，并附列私运入口者，亦约有三千万两之数，共约一亿两有奇。”^④彭信威先生在其《中国货币史》一书中，也指出，在清末“二十几年间，输出的黄金值八千多万海关两，其中大部分是十九世纪中输出的，计自公元一八八八到一九00年那十三年间，输出的黄金值七千三百六十九万二千海关两，由此就可以晓得为什么在同时期内白银的输入有七千零六十二万多海关两了。”^⑤可见，十九世纪最后十几年，在世界银价跌落、中国银两汇价走低的条件下，由于“以金易银”活动，外国银流入中国数量如此之多，致使“中国市面上银宝甚夥”，^⑥这种银通货量充裕的局面及其影响甚至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期。

（二）、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中国银通货量趋于枯竭

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银一反上世纪后期流入之势，总体而言，呈现流出态势。

1901年，清政府与外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了数额庞大的赔款。此外，清政府还有上世纪末为偿付《马关条约》规定赔款而举借的几笔外债等。这些赔借款多以金镑计值，清政府只能用银买镑来偿还。“中国本非产银之国，……庚子以后，一变而为负债之国，迄于今日偿金未已，而国内又本无金，

^① 《申报》，1903年1月4日。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54页。

^③ 《申报》，1900年10月12日。

^④ 《申报》，1910年1月12日。

^⑤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9页。

^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56页。

故不得不以银或以其卖货之代金作为偿债之用，则银之输出又乌能免。”^①由于中国银两汇价变动等因素，清政府在偿付赔借款时，遭受的损失巨大。这样一来，清末十年间，清政府为偿还赔借款，每年需要输出巨额银两。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长时期内处于入超状态。清末十余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情形较以前加重，因此，为了弥补外贸赤字，中国银两等被源源不断地输出。针对当时中国外贸情形，《大公报》中曾载称：“进口之货多，出口之货少，两相比较，每岁仍输数万万两。”^②1910年，《东方杂志》中也刊称：“我国十余年来，每岁贸易进出之差，以折诸外者，常在五六千万。”^③

此外，由于以金易银活动和外洋铜元输入等原因，也导致中国银的大量外流。如前章所述，由于印度农产丰收，以及日俄战争等原因，在世界范围内，约1904—1907年间，金价低落，银价略高。受其影响，中国白银汇价亦呈走高态势。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金价低落，则一时呈入超之现象。”^④“除1905年外，这几年也正是白银大量出超的时期，而且出超数量较以往任何年份都高，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黄金流入是以金易银。”^⑤1908年8月16日，《申报》载有“典业董事沈梅伯、姚濂源之意见书”，其“意见书”中称：“现在市面所用铜元，实官铸少而私铸多。本国之私铸可以严禁，外洋之私铸实无法以禁止之。闻外洋输入，每洋一元私兑一千八百文仍有余利，若铜元长作十文，我恐外洋私铸流入中国日多一日，彼以成本三四文之铜元易我足色之银洋而去，彼之利即我之害，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实为国家前途忧。”^⑥这一时期，日本则通过天津、上海租界，“公然日运铜板到埠，开炉铸成铜元，市价每两换百三十枚者，彼则百五十枚卖与华人，……奸商得此，仍以百三十枚易银一两。如此互易，每换银十两即可多出银一两有奇。日日如此，各埠如此，中国之银有不日见其少者乎！”^⑦

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因银两汇价变动而损失惨重，加之外贸入超加剧等，中国银源源不断地输出，“累岁穷年，中国母财安得不竭？”^⑧银通货量的这种变化，为严重的货币问题雪上添霜。

^① 《申报》，1908年10月16日。

^② 《大公报》，1908年2月10日。

^③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九号，1910年10月27日，“论近年经济恐慌宜筹调护之长策（续）”。

^④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五编第一章，第1页。

^⑤ 贺水金：《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经进一步考察，此期间并非是黄金实货流入，而是外国金本位货币流入。

^⑥ 《申报》，1908年8月16日。

^⑦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96页。

^⑧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十号，1910年11月26日，“美国实业团来华续记”。

四、货币思想理论的落伍

古代中国，有关货币理论的著述较多，其中建树也不少。可是，从总体而言，封建社会时期，“在货币理论方面，两三千年间，中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①晚清中国，许多西方先进的货币思想理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社会上下接受西方先进货币思想理论的进度比较缓慢，对于新时期出现的货币问题，依旧从传统货币思想理论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分析解决，且受货币使用习惯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清政府采取的货币措施没有奏效，币制改革迟缓不前，导致货币问题越来越严重。

（一）、货币问题的分析角度和采取的措施不对症

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理论认为，在银两、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中，其出现货币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钱，即制钱成色、分量的增减，应从制钱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货币问题。因此，“为了要维持银钱间的比价，常常加减制钱的重量，以使铜钱跟着白银涨跌。”^②近代以后，中国货币问题的中心已由制钱转向银两，因银两多寡变化等导致银价变动，是近代中国货币问题的中心环节所在。清末时期，对于当时出现的银价问题，社会上大多数人不从世界银价变迁的冲击和中国银通货量多寡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依旧从制钱角度来分析和采取相应的措施，结果得出因“制钱匮乏”导致“银价低落”的片面结论。清政府采取的措施也没能真正地解决存在的货币问题。

清末，对于中国银价低落的现象，尽管一些有识之士能洞察其因，并呼吁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有识之士的呼吁毫无回应。社会上下受传统货币思想理论的束缚，依旧从制钱数量增减的角度来分析银价低落问题。例如，当时，在一些官吏的奏折中，“近年银价日低，钱价日昂，其故非由银多，只缘钱少。”^③“近年银价低落，百物昂贵，实因制钱缺少，致令商民交困。”^④等等，类似言论经常出现。作为民间喉舌的《申报》，此类话语登载的也不少，如“甲午以后，制钱缺乏，年甚一年，……遂使钱价奇贵，银价甚贱。”^⑤“近年制钱缺乏，市肆无从周转，以致钱价日昂，银价日跌，市面萧索。”^⑥等等，不胜枚举。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98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0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45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48页。

^⑤ 《申报》，1902年11月12日。

^⑥ 《申报》，1902年11月29日。

因此，为了解决银价低落的问题，清政府决定采取减轻铜钱分量、多铸铜钱的措施，通过增加铜钱的数量来抬高银价。“……欲抬银价，宜令各省皆广铸铜钱，减轻钱质，……铜钱日多，则钱价渐贱，而银价自增。”^①1900年，广东开铸新式铜元。这种新式铜元，铸造成本低，初始流通使用时大受欢迎，而且其与清政府上述的补救银价措施正相符合，因此，清政府视铜元为制钱，决定大力推行铜元制度，希望通过多铸铜元来弥补制钱的匮乏。此外，为了弥补制钱的匮乏，清政府还增加银元的铸造量。“中国铸造银元，……意在抵制洋元，兼以补制钱之不足。”^②可见，清政府基于自己对于银价低落问题的片面理解与认识，加大银元、铜元的铸造量，希冀以银元、铜元来弥补制钱的匮乏，从而达到抬高银价的目的。结果，因种种主客观原因，清政府采取的措施并未奏效，银元只能按其含有生银量的价值来行使，洋价随银价变动而变动，铜元的铸造与发行出现泛滥现象，反而加剧了当时货币流通的混乱，银价变动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且有加重之势。

（二）、缺乏现代货币理论，受货币使用习惯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

清末十余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清政府缺乏现代货币理论，受货币使用习惯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对于废除银两制度的必要性，清政府认识不够。在币制改革问题上，清政府态度暧昧，莫衷一是，以致币制落后局面长期得不到改观。

1902、1903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相继签订，这些条约中有“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或“中国国家允愿自行从速改定一律通用之国币，将全国货币俱归划一”的相关款项。^③同时，在偿付赔借款时，因银两汇价跌落，清政府遭受损失较巨，财政负担加重，也“企图通过改革币制以解决财政亏空问题。”^④在内外压力之下，清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货币本位方面，经过一番用金、用银的论争之后，清政府决定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货币单位方面，用“两”、用“元”的争论更加激烈。当时，主张用“两”为货币单位的一派势力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主张用“元”为货币单位的改革势力以度支部为代表。两派之间“议两议元，奏书盈尺，纷纷聚讼，无所折衷。”^⑤当时，不但民间往来，银计两使用的习惯势力比较普遍，而且，国家的财政赋税收支，也仍以库平两等为准。这样一来，就为用“两”派

^① 《申报》，1901年7月2日。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5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2、187、193页。

^④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⑤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59页。

提供了客观依据。1905年1月26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在“再陈湖北试铸一两重银元之理由”的奏折中写道：“新铸银币既名为国币，则但当以元计，不当仍以两计，不知国家一切赋税皆以两钱分厘计算，则银币之为两为钱岂可不明著其文，以杜胥吏之意为轻重，免致商民之折耗吃亏。”^①1905年11月19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财政处会同户部上呈的“制定一两重银元为中国本位币”奏折中，也宣称：“中国丁、漕、租税，征收多用库平，民间银两往来亦均以两钱分厘核算。窃以为欲定国币之制，似可即照库平一两，精其铸造，足其成色，尤要在户部京饷首先收受。”^②可见，这些当权者阶层受银计两使用习惯势力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初始，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主张用“两”派占据上风，清政府也决定以“两”为货币单位，开始铸造一两银币。后来，在实际流通使用过程中，一两银币不受欢迎，难以推行。这样，以度支部为代表的主张用“元”派又占据优势。其后，两派之间的论争更为激烈，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致使相对完善的银元制度迟迟难以确立，银价变动的恶劣影响越发严重。1910年4月，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以“元”为货币单位，决心废除银两制度。至此，关于货币单位的争论才算终止，但清政府的统治已至穷途末路，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了。

所谓“金银消长，环球同市，中国自先因币制未立，圜法未备，银铜并用，文质杂糅，平色参差，价值歧互，所以内则奸民之私铸私治，奸商之倾诈把持，胥于是逞，而其弊终不可制；外则以银兑金，以生质兑磅，价值涨落，仰人鼻息，结算兑折，其耗遂不可测。盖总论其原因：一实由于各国币制全备，皆弃银用金，以为本位，故中国相形而自绌。一实由于中国产金而不用金，用银而无银位，……”^③清政府面对新的银价变动问题，囿于传统，缺乏创新，以致措施不力，改革不到位，这既加剧了银价变动问题的严重性，也体现出清朝统治者货币思想理论的落后性。

清末时期，从中国自身原因而言，原有货币制度已是弊端重重，理应变革，而清政府抱残守缺，在币制改革问题上迟疑不决，争论不休。结果是，不仅其自身的统治难以维持，而且使得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货币问题的困厄而难以自拔。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96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31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75页。

第二章 清末银价变动的表现

第一节 概念辨析

一、“银价”

明朝中后期以来，至近代中国开关前，银价即银钱比价问题，偶尔也牵涉到银两同关钞、宝钞的比价问题。在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时期，已开始形成更复杂的银、洋、钱的比价问题。这些复杂问题在开关前后已经存在，但主要局限在中国东部地区，到清末时期，已弥漫至全国。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世界金银比价变动又给中国货币制度带来新的更大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更加严重。中国内部的货币问题又累加到上述问题之上，二者相辅相成，愈演愈烈，在一个时期，二者合成一体。在本文中，所谓“银价”，主要指在中国市场上，一个单位（一般为一两）的中国银两币与其所能兑换外国金本位制货币（一般为英镑或美元）和其他中国货币（一般为铜钱）的数量的比例。由于中外货币制度的差异，这与前文中“世界银价”的内涵略有不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一个单位的银两币与其所能兑换外国货币的数量的比例，即通常所说的银两汇价；在中国国内市场，一个单位的银两币与其所能兑换其他中国货币的数量的比例，是通常所谓的银钱比价。

二、“银价变动”

本文中，所谓“银价变动”，主要指在中国市场上，一个单位（一般为一两）的中国银两币与其所能兑换外国金本位制货币（一般为英镑或美元）和其他中国货币（一般为铜钱）的数量的比例变动。为了区分起见，本文中，称中国外汇市场上，一个单位（一般为一两）的中国银两币与其所能兑换外国货币（一般为英镑或美元）的数量的比例变动（即银两汇价的变动）为银价对外变动，这是清末中国银价变动的一个“基准”；称中国国内市场，一个单位（一般为一两）的中国银两币与其所能兑换其他中国货币（一般为铜钱）的数量的比例变动（即银钱比价的变动）为银价对内变动，这是清末中国银价变动的又一“基准”。

三、“银价变动”问题

清末中国，“银价变动”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银两货币本身不稳定，以及中国自身货币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一般等价形式一旦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便结晶为货币的形式。因而货币的本质无非是一般等价物，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而已。”^①中国以白银为币行使，自身白银产量却有限，政府对银的流动也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而且，对于白银为币，只是仅取其物用，而没有设定严密的货币制度安排。近代以来，更充满了众多的变数与不确定因素。这样一来，在缺乏严密的货币制度条件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银两货币本身不稳定，必然派生其作为价值尺度的不稳定，作为流通手段或交换媒介就会存在诸多麻烦与不便，作为支付手段则含有大量风险，同样，其充当世界货币也会给近代中国带来许多棘手的问题，而这些弊端都集中于银两货币一身。清末时期，“银价变动”问题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银两对外、对内多种比价并存，变动不止，其表现纷繁复杂，纵横交错，对清末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构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

第二节 银价对外变动的表现

一、阶段性表现

十九世纪后期，由于世界许多国家发生货币制度变革，世界金贵银贱局面形成。因中外货币制度的差异，金银比价为中外汇率的基准，世界金银价格形势，对中国汇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此时期，中国“汇率问题实质上就是金银比价问题。”^②至二十世纪初十余年，由于世界第一用银大国印度银输入量的变化，以及其他诸种原因，世界金银比价起伏不定，银价变动升降不一。对中国汇市的冲击更为强烈，银两汇价的变动明显地反映出世界银价变动的走势。清末十余年间，类似世界银价变动情形，中国银两汇价变动（银价对外变动）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表现。

清末时期，中国外汇市场的中心在上海，上海外汇行市主要由汇丰等银行控

^① 李乾亨：《大众货币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② 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制，其挂牌标准也主要以“上海规元一两合英金”为主。^①在上海外汇市场中，电汇汇率是基础汇率，^②其它汇率都以电汇汇率为基础计算确定。当时，中国电汇汇率对市场信息反映敏捷，变化迅速，受世界银市变动的影响极为显著。因此，电汇汇率变动最能迅速、准确地反映出世界银价的变动，也最能代表中国银价对外变动情形。

表 2—1 上海电汇汇率、大条银年均行市（1901—1911）

单位：规银一两合英金数

年份	电汇汇率	指数	大条银
1901 年	31 便士 96	100	
1902 年	28 便士 03	88	
1903 年	28 便士 17	88	
1904 年	30 便士 73	96	
1905 年	32 便士 34	101	27 便士 84
1906 年	35 便士 33	111	30 便士 86
1907 年	34 便士 65	108	30 便士 31
1908 年	28 便士 97	91	24 便士 62
1909 年	28 便士 02	88	23 便士 97
1910 年	28 便士 68	90	24 便士 64
1911 年	29 便士 38	92	25 便士 64

资料来源：上表中行市系由《申报》中登载的外汇、大条银行情而算出的年均行市，先取每月的月初（一般为 1 号）、月中（一般为 15 号）、月末（一般为 28 号、29 号、30 号或 31 号）三个数据，算出每月平均数，再根据月平均数算出年平均数。本表中数据系以《申报》中登载的仅有数据计算。其中，大条银行市的单位本来用每盎司合英金数来表示，由于一盎司约等于规银一两，故而大条银行市单位也用规银一两合英金数来表示，以期与电汇汇率行市所用单位一致。

从表 2—1 可以看出，清末十余年间，在上海外汇市场上，由于受到世界银价变动的冲击等，电汇汇率的变化与世界银市的变迁亦步亦趋，也表现出上落不定的局面。以 1901 年的年均电汇汇率 31 便士 96 为变动的基准，1901—1904 年间，电汇汇率由最高时的 31 便士 96 落至 30 便士 73，最低时为 1902 年的年均 28 便士 03。1905—1907 年间，电汇汇率由 32 便士 34 升至 34 便士 65，最高点是 1906 年的年均 35 便士 33。“一千九百四年，规平兑换，汇票极低时价系二十八辨士，至一千九百六年，或长或落，其价已长至三十七辨士七五，不及三年，则每百长有三十五矣。”^③1908—1911 年间，电汇汇率则又开始低落，最低点为 1909 年的年均 28 便士 02。可见，清末十余年间，上海外汇市场的电汇行市，1901—1904 年间，

^①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110 页。

^② 电汇，“电汇汇款方式”的简称，汇款结算方式之一，即汇出行应汇款人的申请，拍发加押电报或电传给在另一国家的分行或代理行（汇入行）向收款人解付汇款的结算方式。电汇汇率则是以电报方式买卖外汇时所使用的汇率。一般外汇市场上所表示的汇率，多为银行的电汇汇率买卖。

^③ 《东方杂志》，第四卷第十一号，1907 年 12 月 29 日，“光绪三十二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

为跌落时期，1905—1907年间，为升高时期，1908—1911年间，又为跌落时期。电汇行市变动的阶段性表现可谓十分明显。上海外汇市场上，电汇汇率是其它各种汇率的基础，电汇汇率一变动，其它各种汇率会随之相应变动，也具有阶段性表现。例如，期汇汇率^①等。

从上表还可看出，清末时，在上海市场上，大条银行市变化也体现出阶段性。大条银行市受制于国际汇率波动，世界金银比价变动，大条银价格也变动，但是，大条银的价格是最接近世界银价本来面目的价格符号。大条银买入对中国来讲，是补足国内铸币需求缺口和保证金银流动的关键，也是市场投机炒作的主要目标。若把上表中电汇汇率行市同大条银行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电汇汇率行情普遍地高于大条银行市，究其因：一、电汇汇率是用中国银两购买强势金本位制货币（如英镑）的价格，即中国用银买镑，其可以虚高。二、大条银价格则是中国用强势货币购买白银的价格，即中国用镑买银，那么，其不可以虚高。正是由于电汇汇率变动有虚高空间，这就为在华汇丰等银行利用中国外赔之际，操控银两汇价来牟取厚利提供了可乘之隙。

此外，由表2—2中，也可以看出，清末时期，海关两与英镑、美元的平均比价变动，同样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且其升降的时间与幅度也与上海电汇汇率基本一致。

表2—2 海关两同外币的平均比价（1901—1911）

单位：海关银一两合外币数

年份	英镑 (先令) (便士)		指数	美元 (元)	指数
1901年	2	11 9/16	100	0.72	100
1902年	2	7 1/5	88	0.63	88
1903年	2	7 2/3	89	0.64	89
1904年	2	10 2/5	97	0.66	92
1905年	3	0 1/10	102	0.73	101
1906年	3	3 1/2	111	0.80	111
1907年	3	3	110	0.79	110
1908年	2	8	90	0.65	90
1909年	2	7 3/16	88	0.63	88
1910年	2	8 5/16	91	0.66	92
1911年	2	8 1/4	91	0.65	90

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页。

^① 期汇，又称“远期外汇”，指国际贸易中或外汇买卖约定在将来的某一日期收入的外汇。期汇汇率，即进行期汇买卖时所使用的汇率。

清末十余年间，中国外汇行市的变化，以及海关两与外汇的比价等，都清楚地反映了世界金银比价变化和银价变迁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汇价不能自主，要随世界银价的波动而波动。中外汇率的变动准确地反映着世界银价的涨落。”^①

二、“周期性”表现

清末时期，在华英国汇丰等银行把持着上海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价格的变动，全以每日汇丰银行的挂牌为准。”^②当时，电汇汇率是中国政府用银购镑偿付赔款主要依据的汇率。因为电汇汇率存在虚高空间，汇丰等银行便利用清政府定期用银购镑偿付赔款之际，故意操纵电汇行市，从中获取额外利益，致使中国银两汇价变动（银价对外变动）又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周期性”表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用的“周期性”的概念，不是经济学中的周期性，而是在清末中国外汇市场上，汇丰等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不平等条约的有关规定，人为地操纵电汇汇率短期上落的鬼蜮伎俩，是敲诈豪夺之后的额外巧取，是对中国人民的再一次剥夺，此时，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颟顸无能，甘受愚弄，备遭盘剥而不能自拔。

庚子赔款按照有关规定，自1902年始，例于西历每月月末，根据上海外汇市场上电汇汇率，清政府用银购镑付给各国。为此，每至西历月末，清政府开始用银购镑偿付赔款之际，汇丰等银行便会利用其控制中国外汇市场的特权，故意地抬高镑价，压低中国银两电汇汇价。在外汇挂牌时，汇丰银行会将先令挂缩，此时，清政府必须多付出购镑银两，才能偿清每期规定的赔款数额。电汇汇率一动，其他汇率亦相应而动。在上海，正是汇丰等银行这种牟利操纵汇市的行为，直接地造成在中国外汇市场上，电汇汇率等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有规律的变动，即“周期性”的变动。中国银两汇价每至西历月末，都会出现一种异乎寻常的短暂低落现象。尤其在1904—1907年间，中国银两汇价受世界银价升高影响而略为升高时，汇丰等银行操控中国外汇汇率来牟取厚利的行径暴露得更充分，因此，以电汇汇率变动为中心的中国银两汇价变动的“周期性”表现也就更为明显。

下面，以1904—1907年间，每年9、10月的电汇汇率行情为例，来看看清末中国银两汇价的这种“周期性”变动。

^① 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② 萧清编著：《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表 2-3 1904、1905 年 9 月、10 月上海电汇汇率每日行情

单位：规银一两合英金数

年月 日期	1904 年		1905 年	
	9 月 先令 便士	10 月 先令 便士	9 月 先令 便士	10 月 先令 便士
1	2 6 1/8	2 6 7/8		2 8
2	2 6 2/8	2 6 7/8	2 8	2 8.125
3	2 6 2/8	2 6 6/8	2 8	2 8.25
4	2 6 2/8	2 6 6/8	2 8	2 8.25
5	2 6 3/8	2 6 6/8	2 8.25	2 8.25
6	2 6 3/8	2 6 6/8	2 8.25	2 8.375
7	2 6 2/8	2 6 6/8	2 8.25	2 8.5
8	2 6 2/8		2 8.25	2 8.5
9	2 6 1/8	2 6 6/8	2 8.125	2 8.375
10	2 6 2/8	2 6 6/8	2 8.125	2 8.375
11	2 6 2/8	2 6 6/8	2 8.125	2 8.5
12	2 6 2/8	2 6 6/8	2 8.25	2 8.5
13	2 6 2/8	2 6 7/8		2 8.625
14	2 6 2/8	2 6 6/8		2 8.625
15	2 6 3/8	2 6 6/8	2 8.375	2 8.625
16	2 6 4/8	2 6 6/8	2 8.5	2 8.5
17	2 6 5/8	2 6 7/8	2 8.5	2 8.5
18	2 6 5/8	2 6 7/8	2 8.375	2 8.625
19	2 6 5/8	2 6 7/8	2 8.375	2 8.625
20	2 6 7/8	2 6 7/8	2 8.25	2 8.625
21	2 6 7/8	2 6 7/8	2 8.125	2 8.875
22	2 7	2 7	2 8.125	2 8.875
23	2 7	2 7	2 8.125	2 9
24	2 6 7/8	2 7	2 8.125	2 9
25	2 6 7/8	2 7	2 8.25	2 9
26	2 6 7/8	2 7		2 9.125
27	2 6 7/8	2 7	2 8.25	2 9.125
28	2 7 1/8	2 7	2 8.25	2 9.125
29	2 7 1/8	2 7	2 8.125	2 9.125
30	2 7	2 7	2 8	2 9
31		2 7		2 9

资料来源：此表数据系逐日摘自《申报》所载的每日电汇行情。

表2-4 1906、1907年9月、10月上海电汇汇率每日行情

单位: 规银一两合英金数

年月 日期	1906年		1907年	
	9月 先令 便士	10月 先令 便士	9月 先令 便士	10月 先令 便士
1	2 11.375	2 11.875	3 0.25	3 0.25
2	2 11.375	2 11.875	3 0.25	3 0.125
3	2 11.375	3	3 0.375	3 0.125
4	2 11.5	3 0.125	3 0.375	3
5	2 11.625	3 0.125	3 0.25	3
6	2 11.75		3 0.25	3
7	2 11.875		3 0.375	2 11.75
8	2 11.875	3	3 0.375	2 11.375
9	2 11.875	3	3 0.375	2 11.125
10	3	3	3 0.375	2 11.125
11	3 0.125	3 0.125	3 0.25	2 10.625
12	3 0.125	3 0.375	3 0.25	2 10.125
13	3 0.125	3 0.625	3 0.25	2 10.125
14	3		3 0.25	2 10
15	2 11.875	3 0.75	3 0.25	2 9.5
16	2 11.875	3 0.875	3 0.25	2 9.5
17	2 11.875	3 1	3 0.3125	2 9.5
18	2 11.75	3 0.875	3 0.375	2 9.375
19	2 11.75	3 1	3 0.375	2 9
20	2 11.875	3 1	3 0.375	2 9
21	2 11.875		3 0.375	2 8.875
22	2 11.875	3 1.125	3 0.375	2 9.125
23	2 11.875	3 1.375	3 0.375	2 9.375
24	3	3 1.5	3 0.25	2 9.375
25	3	3 1.5	3 0.125	2 9.25
26	3	3 1.375	3 0.25	2 9.125
27	3	3 1.5	3 0.25	2 9.125
28	2 11.75		3 0.375	2 9
29	2 11.75	3 1.625	3 0.375	2 9
30	2 11.75	3 1.625	3 0.25	2 8.5
31		3 1.5		2 8.5

资料来源: 此表数据系逐日摘自《申报》所载的每日电汇行情。

从上面的表2-3和表2-4可以发现, 每至西历月末前后, 中国政府开始用

银购镑，来偿付各国赔款时，在上海外汇市场上，先令牌价会骤然紧缩，银两电汇汇率出现短暂低落现象，这显然是汇丰等银行在从中操控。如，1904年9月29日电汇汇率为2先令7 1/8便士，9月30日，中国开始用银购镑偿付赔款时，电汇汇率却落至2先令7便士。同样，1905年9月29日，电汇汇率是2先令8.125便士，9月30、10月1两日，汇率降为2先令8便士，10月2日又恢复为2先令8.125便士，10月29日，汇率是2先令9.125便士，10月30、31两日为2先令9便士。1906年，9月27日，电汇汇率是3先令，28、29、30三日，汇率却为2先令11.75便士，10月1日，又升为2先令11.875便士，10月30日，汇率为3先令1.625便士，10月31日，跌为3先令1.5便士。1907年，9月29日，电汇汇率为3先令0.375便士，30日，缩为3先令0.25便士，10月29日，汇率是2先令9便士，10月30、31两日，降为2先令8.5便士。有时候，当中国银两电汇汇价迫于世界银价略升影响，也在略为升高，此时，在恰逢中国例于规定期限用银购镑偿付赔款之际，汇丰等银行则会故意地压抑电汇行情，不让其继续升高。例如，在1904年10月末，情形即如此。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的其他年月中，毫无例外，在上海外汇市场上，每至西历月末，由于汇丰等银行的故意播弄，电汇汇率总会出现短暂跌落情形，其他各种汇率也随之而动。

清末时期，“银贱磅贵若此，则……所付偿款实首受厥亏。每届交银之期，磅价必异常腾贵，我中国未有金币，不得不以宝银贬价合英磅，……中国所暗中耗口者，外人咸得获利外之利，而银行更所得不赀。”^①，对于这种汇丰等银行操控中国外汇行市的现象，在“户部奏议复给事中左绍佐奏购买金磅宜照伦敦市价片”中，也提到：“赔款购买英国金磅，涨落之权操诸外人，中国无金币可购，只得听其亏累，莫可如何。”^②因此，对于这种偿款受亏现象，清政府也是一筹莫展，计无所出，只得忍气吞声、甘受盘剥。

后来，中国外汇市场上，电汇汇率的“周期性”变动，已经使清政府外赔受亏甚巨，危不堪支了，清政府才迫不得已筹议抵制的办法，“枢府近议，以每届赔款之期，磅价奇昂，亏累之数岂只倍蓰，意其间必有隐弊，亟需设法抵制，以节财政。”^③可是，在当时，由于清政府彻底废除银两制度的意识不够，导致币制改革迟缓不前，而且，汇丰等银行控制中国外汇市场的局面也不可能根本扭转，所

^① 《申报》，1902年12月5日。

^② 《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三号，1907年2月7日，“户部奏议复给事中左绍佐奏购买金磅宜照伦敦市价片”。

^③ 《大公报》，1909年11月30日。

以，在清政府对外偿还赔款过程中，存在的受亏问题不可能得到根除。

总之，清末时期，在中国外汇市场上，银两汇价随世界银价变动而变动，在华汇丰等银行对银两汇价的播弄操纵更是雪上加霜。银两汇价变动，阶段性表现与“周期性”表现混然并存。中国银价对外变动，虽说是纷纭复杂，变幻莫测，但受损者无非是中国而已。

第三节 银价对内变动的表现

一、阶段性表现

清末时期，由于中外之间“以金易银”活动和清政府偿付赔借款等，金银的流入和流出频繁，中国国内银通货量也因此而增减，加之中国内部的诸种因素，促使中国国内银价、洋价等发生了一系列的相应变动。1901—1904年间，银价对内变动呈低落态势，即银钱比价低落，银两兑换制钱数量在减少，洋价因银价变动而变动，也呈低落状态；1905—1911年间，银价对内变动表现出升高之势，也即银钱比价升高，银两兑换制钱数量较前增加，洋价亦随之升高。清末十余年间，中国银价对内变动，同银价对外变动情形相似，也具有阶段性的表现，只是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清末时期，虽然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完全金融中心的地位尚未最终确立，或尚处于逐渐确立之中，但是，上海金融市场上的变动，对中国其他区域金融市场的变动已经具有了牵制、辐射作用，清末银价变动情形即是显例之一。因此，本文研究清末银价对内变动，以上海为重点。由于资料所限，其他区域则以天津为主，兼及江苏、江西和山东等几处。

首先，清末十余年间，在上海银钱行市上，银价（银钱比价）、洋价变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表现。

表 2—5 上海银价、洋价（衣牌）变动表（1901—1911）^① 单位：制钱文数

年份	银价（银一两合市钱）	指数	洋价（衣牌）（银元一元合制钱）	指数
1901 年	1200 文	100	913 文	100
1902 年	1190 文	99	915 文	100
1903 年	1130 文	94	895 文	98
1904 年	1120 文	93	881 文	96
1905 年	1240 文	103	978 文	107
1906 年	1330 文	111	1098 文	120
1907 年	1380 文	115	1090 文	119
1908 年	1450 文	121	1202 文	132
1909 年	1520 文	127	1312 文	144
1910 年	1520 文	127	1326 文	145
1911 年	1510 文	126	1287 文	141

资料来源：上表系自《申报》所登载的银钱行情而算出，先取每月月初（一般为 1 号）、月中（一般为 15 号）、月末（一般为 28、29、30 或 31 号）三个数据，算出每月平均行情，再根据每月平均行情算出每年平均行情。本表中数据系以《申报》中仅有的数据计算折合而成。

由表 2—5 中可见，以 1901 年上海市银价 1200 文作为指数 100，即银价变动的基点，1901—1904 年间，银价由 1901 年的 1200 文，跌至 1904 年的 1120 文，跌幅是 80 文。同期，洋价也由 1901 年的 913 文降为 1904 年的 881 文。显然，这一时期内，由于先前十九世纪后期的“以金易银”活动，外国银货大量输入，以致二十世纪初期几年间，在中国市场上，银货充裕现象及其影响仍存，导致银价对内呈跌落态势，洋价因银价跌落而跌落。而此时期，制钱数量因铜价昂贵、私毁私运等原因，逐渐减少，也加剧了银价对内跌落的态势。1905—1911 年间，银价从 1905 年的 1240 文，升至 1911 年的 1510 文，升幅是 270 文，其中，1909、1910 年甚至达到 1520 文。同期，洋价由 1905 年时的 978 文增加到 1910 年的 1326 文，1911 年也为 1287 文。推究其因，此时期，清政府对外偿付赔款时，受银两汇市自然、不自然的变动影响，受亏累累，加之外贸入超加大等原因，中国银两逐年大量地流入在华外国银行手中，或者流向国外。中国银市渐有枯竭、不能自

^① “市钱、卡钱者，以银兑钱之价也；衣牌者，以洋兑钱之价也。”（《申报》，1896 年 1 月 2 日。）可见，此处市钱指上海银钱行市中的市钱行情，即本文所指的银价对内变动行情。衣牌，原为衣服店中所用一种制钱，此处指上海银钱行市中的衣牌行情，即本文所指的洋价行情。下面这段文字既能说明近代时期典当业与衣牌之间的关系变化，又能反映出清末货币制度的紊乱和货币市场的动荡，“向来典质洋牌照衣牌减短十文，有时衣牌任意上下，视钱市正价相去悬殊，典牌势难依照，不妨以卡钱洋厘核准，独自增减，即以司年次序，分作司月轮报。……质业洋牌，亦须一律，不得或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10 页。）

主之势。“银贵，是白银源源外流的结果。”^①银价因此呈升高态势，洋价随银价升高而升高。尽管最后两年间，由于大量白银外资涌入，银价升高的势头有所缓和，但是，其同1901—1904年间银价情形比较，仍处升高态势。

其次，清末十余年间，在天津银钱行市上，同上海相似，银价、洋价变动也具有阶段性的表现，而且，其变动的幅度要比上海大。

表2—6 天津银价、洋价变动表（1901—1911）

单位：制钱文数

年份	银价（银一两合制钱）	指数	洋价（银元一元合制钱）	指数
1901年	2710文	100	2200文	100
1902年	2670文	99	2370文	108
1903年	2560文	94	2000文	91
1904年	2400文	89		
1905年	2670文	99	1860文	85
1906年	2780文	103	2200文	100
1907年	3530文	130	2380文	108
1908年	3620文	134	2220文	101
1909年	3770文	139	2190文	100
1910年	3670文	135	2190文	100
1911年	3650文	135	2270文	103

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482页，略有变动。

从表2—6可以看出，天津银价，自1901至1911年间，如以1901年银价2710为指数100，则从1901到1904年，银价由2710文落至2400文，落幅达310文。此期间，洋价也有下落。“天津市面百余年来向通钱币，不幸庚子乱后，银价骤落，钱币纷取，一时周转不开，倒闭牵连……”^②在1905—1911年间，银价从2670文升至3650文，升幅为980文，最高点为1909年的3770文。同期内，洋价则由1905年的1860文增至1911年的2270文，其最高点是1907年的2380文。可见，天津银价、洋价，1901—1904年间，是降低时期；1905—1911年间，则是升高时期。天津银价变动的幅度要比上海银价变动大。

此外，其他地区，如江苏、江西、山东等，其银价变动，虽或明或暗，稍有参差，也总有阶段性的表现。

^① 郑家度编著：《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② 《大公报》，1904年10月24日。

表2-7 江苏、江西和山东银价变动表（1901—1911） 单位：制钱文数

年份	江苏(银一两合制钱)	江西(银一两合制钱)	山东(银一两合制钱)
1901年	1367文	1419文	
1902年	1355文	1389文	2230文
1903年	1318文	1333文	2203文
1904年	1335文	1370文	2276文
1905年	1419文	1627文	2550文
1906年	1505文	1723文	2890文
1907年	1536文	1739文	
1908年	1750文	1875文	
1909年	2000文	2040文	
1910年	1805文	1805文	3990文
1911年	1750文	1700文	

资料来源：江苏、江西两地银价行情系来自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略有变动。山东银价行情系来自《大公报》中关于山东银市的登载，以其登载的仅有数据计算折合而成，为银一两合当二文制钱数。

总之，清末十余年间，不论是上海、天津这南北两大商埠和金融中心，还是从沿海省份江苏、山东到深居内地的江西省等，在中国较大范围内，银价对内变动不止，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二、区域性表现

清末十余年间，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其银价对内变动的幅度或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地银价水平不一，本文称之为银价对内变动的区域性表现。当时，在上海市场上，银价水平一般地低于中国其它区域银价水平，且由上海至其他区域间，银价水平有逐步升高之势。就是其它区域之间，其银价变动的程度或水平也不尽相同。“查中国币制现在以分两为准度，惟所谓分两者，各处之平色不等，故各处银两之价值，亦参差不一。”^①中国的银两平色分歧，各地不一，固然是基本因素之一，可是，清末银价变动的这种区域性差异，更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首先，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一般情况下，其金融市场上的银价水平比中国其他区域的银价水平低。

先把上海银价变动情形同江苏、江西银价变动情形进行比较，从中来略窥银价变动区域性差异情形之一斑，并考察这种银价区域性差异情形中存在的规律性现象。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33页。

表 2—8 上海、江苏和江西银价变动比较表（1901—1911） 单位：制钱文数

年份	上海	江苏	江西
1901 年	1200 文	1367 文	1419 文
1902 年	1190 文	1355 文	1389 文
1903 年	1130 文	1318 文	1333 文
1904 年	1120 文	1335 文	1370 文
1905 年	1240 文	1419 文	1627 文
1906 年	1330 文	1505 文	1723 文
1907 年	1380 文	1536 文	1739 文
1908 年	1450 文	1750 文	1875 文
1909 年	1520 文	2000 文	2040 文
1910 年	1520 文	1805 文	1805 文
1911 年	1510 文	1750 文	1700 文

资料来源：本表系由表 2—5、2—7 中有关数据合并而成。

由上表可知，在清末十余年间，上海银价水平与江苏、江西银价水平不一，上海银价水平一般低于江苏全省平均银价水平，江苏银价水平又普遍地低于江西，呈现出银价水平由上海到江苏全省，再到内地江西省逐渐升高的局面。这也表明：清末时期，从当时中国最大金融中心上海到沿海省份，再到内地省份，银价水平在逐步地升高。

再把上海银价与天津银价进行比较和考察：

表 2—9 上海、天津银价变动比较表（1901—1911） 单位：制钱文数

年份	上海	天津
1901 年	1200 文	1355 文
1902 年	1190 文	1335 文
1903 年	1130 文	1280 文
1904 年	1120 文	1200 文
1905 年	1240 文	1335 文
1906 年	1330 文	1390 文
1907 年	1380 文	1765 文
1908 年	1450 文	1810 文
1909 年	1520 文	1885 文
1910 年	1520 文	1835 文
1911 年	1510 文	1825 文

资料来源：本表系由表 2—5、2—6 中有关数据合并而成。其中，为便于比较，天津银价折算为银一两合一文制钱数。

从上表中数据明显地看出，清末十余年间，上海、天津同为当时中国南北两

大沿海商埠和金融中心，上海市场上的银价水平却比天津银价水平低落。在 1901—1906 年间，二地银价由 1901 年时相差 155 文，降至 1906 年时相差 60 文；1907—1911 年间，二地银价水平差距明显拉大，相差总在 300 文以上，其中，在 1907 年时，甚至相差 385 文之多。

无独有偶，若把清末时期上海的足金行情同天津的足金行情进行比较，从中亦可间接地反映出上海银两价格低于天津银两价格的现象，并可发现清末时期金银流动问题的某些症结所在。

表 2—10 上海、天津足金年均行情（1905—1911） 单位：足金每两合银两数

年份	上海	天津
1905 年	36 两 9 钱	35 两 4 钱
1906 年	33 两 6 钱	33 两 5 钱
1907 年	34 两	
1908 年	41 两 2 钱	
1909 年	42 两 4 钱	
1910 年	41 两 1 钱	
1911 年	41 两 2 钱	40 两

资料来源：上表中，上海足金行情，系根据《申报》登载的行情折合算出的年均数。天津足金行情，则系根据《大公报》登载的行情折合算出的年均数。二者均系以《申报》、《大公报》中登载的仅有行情数据折合计算而得。

由表 2—10 中仅有的内容可知：无论 1905 年、1906 年，还是 1911 年，在上海市场上，用银两计值的足金价格都略高于天津市场足金价格，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上海的银两价格低于天津银两价格。天津是中国北方广大区域的金融中心，其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见，清末时期，上海市场上，黄金价格一般地高于以天津为金融中心的中国北方广大区域的黄金价格，而其银价情形却相反。

清末时期，无论 1905 年前，银价对内普遍跌落时，还是 1905 年后，银价对内普遍升高时，在上海市场上，银价水平一般都比中国其他区域银价水平低，而金价则高于其他区域，尤其是北方地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1）上海的近代中国金融中心地位所致。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金融中心，其金融各类市场发育程度较其他区域为高，每日资金吞吐量巨大，中国其他区域金融市场皆惟上海金融市场马首是瞻，因此，上海金融市场有主导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作 用，上海金融市场被称为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龙头”。正因为此，近代时期，上海成为外国经济势力进军中国的“桥头堡”，以及其进一步向中国其他区域扩展

的“大本营”。清末时期，在上海地区，中外金融机构和组织云集，这些金融机构和组织一般资金雄厚，势力强大。在通常情况下，上海金融市场上银通货资金流通量都比中国其他区域多。

（2）中外间“以金易银”活动和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等所致。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外之间直接或间接的金银交易活动频繁，上海成为中外之间“以金易银”活动的中心阵地。在上海市场上，外国人等对中国黄金的需求量，比其在中国其他各处市场的需求都多，这就导致上海市场上金价一般地高于中国其他区域的金价。当时，大量的黄金由内地流聚上海，在此地换来大量的银货，这些银货在运至中国其他区域之前，首先在上海存储或流通。清末十余年间，上海又为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的主要地点，尤其是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在此地按期交付。因此，为了偿还赔借款，各省所筹银两都解至上海，以其作为总汇之处。当时，上海的“江海关司拨解洋债赔款，故其保管之款，为数独巨，平时分存上海各官银号及钱庄，听候拨解，而以大宗官款流通在外之故，市面金融上亦颇受其调剂。”^①待每期交付赔借款结束后，外国银行一般不会立刻把现银运出中国，而是把现银通过拆票等方式，投放给中国的钱庄等机构，从而使得这些现银能够继续在上海金融市场上流通。在当时的上海，外国银行“拆票最盛时期总数约千数百万两，每庄拆进之款最多者约在七八十万两左右。”^②总之，清末时期，因为上述原因等，上海金融市场上，银通货流通数量巨大，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区域的流通量。银通货量充裕，必然导致银价的低落，致使上海银价水平一般比中国其他区域银价水平低，银价变动幅度较小。

清末十余年间，上海市场银价水平比中国其他地区银价水平低，黄金价格高于中国其他区域的黄金价格，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知道，一般条件下，金银会从价格低的地区流向价格高的地区。清末时期，一方面，由于上海金价比其他区域金价高，这导致内地黄金，尤其是以产金较多的漠河为代表的北方区域的大量黄金，源源不断地流至上海，在此地换成大量银货之后，再流向海外。另一方面，因为上海银价水平比其他区域银价水平低，这直接导致银两由上海流向其他区域。1905年前后，上海的银两就被大量地运到中国北方银价较高的地区。“上年（1905年）册内所载，由上海运往北省银四千万两，此款系在各国商场取出，囤积北方，待至本年（1906年）始有三百万两运回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页。

上海。”^① 1904、1905 年间，日俄之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战争，两国为筹备军需，纷纷在中国北方等地区购置银货，这也加剧了中国北方地区银价升高的态势。此时期，中国北方区域银价比其他区域银价都显得特别高，这应该是上海银两被大量地运至北方地区的主要原因。

其次，清末十余年间，不但上海银价水平与其他区域银价水平之间存有差异，就是其他区域之间，其银价变动也是纷歧不一，错综复杂。天津和山东相毗邻，两地之间的银价变动就存在着差异，银价水平参差不齐。

表 2—11 天津、山东银价变动比较表（1901—1911）

单位：制钱文数

年份	天津	山东
1901 年	2710 文	
1902 年	2670 文	2230 文
1903 年	2560 文	2203 文
1904 年	2404 文	2276 文
1905 年	2670 文	2550 文
1906 年	2780 文	2890 文
1907 年	3530 文	
1908 年	3620 文	
1909 年	3770 文	
1910 年	3670 文	3990 文
1911 年	3650 文	

资料来源：此表系由表 2—6 和表 2—7 中有关数据合并而成。

从表 2—11 大致可以知道：1902 年时，天津银价为 2670 文，山东为 2230 文，天津银价显然高于山东。1905 年，天津银价是 2670 文，山东是 2550 文，天津银价仍高于山东。1902—1905 年间，天津银价水平之所以高于山东，“第一原因，天津口岸出入口货价不相敌，每年亏耗至三千余万两之多。……第二原因，甲午战败，赔款甚多，各省截留北上银子而为外溢。……第三原因，庚子之乱，联军掳去北省现银数千万，此外焚毁财产更不可以数计。……第四原因，庚子乱后赔款，又加北上银子更少，外溢更多。”^②天津、山东两地相邻，银价水平却高低不一，其结果如何？在 1904 年，“山东银价每两津钱二吊二百文，天津每两二吊四百文，来往贩运，获利无算。”^③当时，津鲁之间来往贩运银货的现象的确时常发生。“近日津郡银元落价，前五日每洋元换铜元八十六枚半，至昨日落至八十一枚。访闻

^① 《东方杂志》，第四卷第十一号，1907 年 12 月 29 日，“光绪三十二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

^② 《大公报》，1903 年 6 月 13 日。

^③ 《大公报》，1904 年 1 月 27 日。

系山东省银价太贱，有客人带银来津收买铜元外运，因而落价。如不严行查禁，至年底恐银元价更为跌落矣。”^① 经过一段时间银货贩运之后，其结果是：天津地区因银货输入，银价水平开始逐渐地低于山东银价水平了。如上表所示，1906 年时，两地银价水平高低就发生了变换，天津为 2780 文，山东升为 2890 文，山东银价开始比天津银价高了。至 1910 年，山东银价是 3990 文，天津是 3670 文，山东银价仍高于天津银价。可见，津鲁两地之银价，1905 年及其以前，天津银价比山东银价高，自 1906 年始，山东银价又开始比天津银价高了。可谓各有上落，参差不一。两地间银的贩运，则既是此种现象之原因，又是此种现象之结果。

清末十余年间，由于制度性因素，加之特殊的背景与原因，银价对内变动的表现区域互歧，但是，从上海到内地较广泛的区域和其他沿海大商埠间，银价水平展现出一幅逐渐升高的走势，却是明显的普遍现象。

第四节 问题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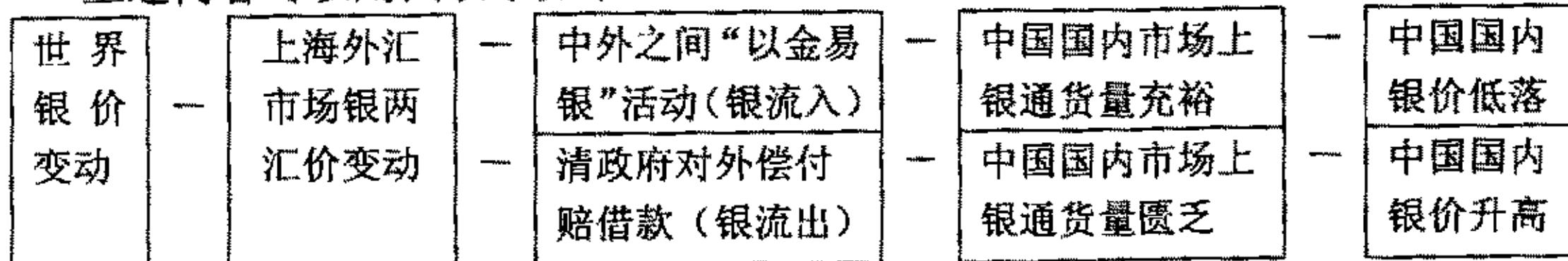
一、金银流动的要害

（一）、实现了银价变动从外向内、由点到面的演变、扩展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具有主导、牵制中国金融市场之作用，上海金融市场又与世界金融市场紧密相联，息息相关。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由于世界银价变动的冲击，在上海的中国外汇市场上，银两汇价变动不止。银两汇价变动促发了中外之间“以金易银”活动，也给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以金易银”活动导致中国国内市场上银通货量的充裕，银价低落；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又导致中国国内市场上银通货量的匮乏，银价升高。

上述内容可以用图表示如下：



如上图所示，清末时期，由于“以金易银”活动和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银货经由上海等地流入流出频繁，数量巨大。可见，正是由于银的流动，实现了清末银价从对外变动（上海银两汇价变动）向对内变动（国内银钱比价变动）的演变，变动范围也由上海扩展到中国较大区域。这就形成了一幅银价变动由上海

^① 《大公报》，1904 年 1 月 23 日。

发端，并以上海为中心、为龙头，逐步地向中国其他区域扩展、波及的场面，从而引发了中国国内较大范围内的银价变动。由此亦可揭示出清末银价内外变动的内在关系。

（二）、体现了外国对中国、沿海对内地的剥削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金银流通聚散的总汇之区，巨额金银流动频繁。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基于中外货币制度的不同和金银国内外购买力的差异，“以金易银”活动促使中国大量的黄金先流聚于上海等沿海地区，待金银交易完毕，再由上海等地流向海外；外国银货也是先汇聚上海等沿海地区，交易结束，再从上海等地散运广大的内地，这就形成了一个金流出、银流入的局面。金银如此流动，循环往复不已。如表 2—12 所示，1888—1900 年间，金经海关出口净值是 73732000 海关两，银经海关进口净值是 91253000 海关两。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由于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中国大量的银两由各省源源不断地汇集上海，在此进行款项交付事宜。这样一来，原先“以金易银”条件下形成的金银循环流动模式中，金流动方向依旧，而银流动方向却发生了逆转，变流入为流出了，从而出现了金银双双流出的现象。又如表 2—12 所示，1901—1911 年间，金经海关出口净值是 2023000 海关两，银经海关出口净值是 32005000 海关两。

表 2—12 海关进出口金银统计表（1888—1911）

单位：千海关两

年份	金		银	
	进口净值	出口净值	进口净值	出口净值
1888—1899 年	—	74, 934	89, 236	13, 425
1900 年	1, 202	—	15, 442	—
1901 年	—	6, 635	—	6, 098
1902 年	—	9, 410	—	13, 845
1903 年	—	—	—	6, 045
1904 年	8, 446	—	—	13, 610
1905 年	7, 059	—	—	7, 196
1906 年	3, 840	—	—	18, 678
1907 年	2, 450	—	—	31, 208
1908 年	—	11, 518	—	12, 267
1909 年	—	6, 821	6, 841	—
1910 年	—	977	21, 795	—
1911 年	1, 533	—	38, 306	—

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2 页。

从表面上看，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以上海为中心，金银流入流出频繁，数额巨大。但是，若结合这一时期国内外形势，作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由于世界许多国家纷纷采行金本位货币制度或金汇兑本位货币制度，造成世界范围内金贵银贱的局面。可以肯定地说，“以金易银”活动，其实质是外国人用国际市场上正日趋贬值的银货，来换取国际市场上正日趋升值的中国的黄金，这体现出外国对中国的剥削。同时，由于中国的黄金先流聚于上海等沿海商埠，在此兑换成外国银货后，再输往国外，因此外国的银货先汇聚上海等沿海商埠，待交易完毕后，再散运广大的内地。可见，居于内地的中国人是在用大量的正日趋升值的黄金换来正日趋贬值的银货，这又无异于沿海大商埠对广大内地的剥削。至清末十余年间，金银流动呈现双双出超的局面，这表明外国对中国、沿海大商埠对广大内地的剥削行径更为加剧了。

在 1904—1907 年间，由于“以金易银”活动（这里指外人用金易中国之银），外国金货虽然有不少净流入，可是，据海关统计：这几年间，外国金本位货币呈净流入状态，其净流入值约为 32036000 海关两，而中国的黄金实货（金条及金沙）仍呈净流出状态，其净流出值约为 10241000 海关两。二者相抵，外国金本位货币仍净流入约 21795000 海关两。^①可见，所谓外国金货有不少净流入，其实，全部为外国金本位货币的流入，并非黄金实货的流入。联系当时国际形势就会知道：这一时期，帝国主义间固有的矛盾日益加剧，各国纷纷扩军备战。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货币制度的稳定性因素在逐渐遭到破坏，其原因是，（1）金本位制的黄金基础遭到削弱；（2）银行券自由兑换金币或黄金的可能性遭到削弱；（3）黄金在国际间自由输出入受阻。据此也可以断定，此期间流入中国的外国金货应该是日趋贬值的金本位货币，并非黄金实货。这几年中，中国银货外流数量比以往任何年份都多，而这几年也正是国际市场上银价略为上升的时期，故而，也可以认为，这几年外国金本位货币的“内流很有可能是国际游资前来中国套汇”。^②

清末十余年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巨额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出，其结果是“大大加剧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与资本不足的矛盾。”^③

二、两个关键环节的作用

清末十余年间，中国市场上，银价在随行就市之上，又加上了外部和内部的

^①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277、280 页。

^② 贺水金：《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③ 陈争平：《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8 页。

人为影响，导致银价对外、对内变动更为纷歧复杂、扑朔迷离。

（一）、汇丰等外国银行的恶劣作用

清末时期，在华汇丰等外国银行掌握着中国外汇市场的控制权。这些在华外国银行乘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之时，为达到其牟取厚利的目的，利用中国汇市行情的特点，尽显其播弄操纵汇市之能事。它们不时地利用其特权，上下其手，暗操银两汇价，影响至深。

近代中国，在华汇丰等银行是各列强指定的在华代表行。它们是个“二传手”，一方面，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开展业务；另一方面，是连接世界金融市场，沟通中外金融的桥梁。清末时期，在华英国汇丰银行是这些“代表”的“代表”。这些在华外国银行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它们正常营业，沟通中外，一派“绅士”风度。有机可乘时，它们兴风作浪，宰一刀捞一把，心狠手辣，此时，汇丰银行就是它们的“龙头老大”。

清末时期，每当中国因偿还洋款，或者购买船舰枪炮等器械，需要以银购镑向外人付款时，汇丰等银行就会压低银两汇价，而“益昂其磅，以肆盘剥。”^①清末十余年间，汇丰等银行这种恶劣行径表现得更为猖狂。这一时期，清政府需要不时地向外国偿付庚子赔款和其他借款，同时，也举借许多新款。这些赔款、借款多以金本位货币计值，而以银两偿还和借入，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个金银汇兑换算的过程，这种情形也为汇丰等银行操控银两汇价来牟取厚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每届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时，汇丰等银行就会故意压低银两汇价而抬高镑价，以求多获取额外银两。当中国对外举借新款时，汇丰等银行则会抬高银两汇价而压低镑价，以便少付出银两。可见，若压低银两汇价有利时，则会压低之；若抬高银两汇价有利时，则又会抬高之，这是汇丰等银行牟利操纵中国外汇市场的原则。

如前所述，清末十年间，由于汇丰等银行乘清政府定期对外偿付庚款之际，故意压低银两汇价来牟取额外厚利，从而导致了银两汇价具有一种特殊的“周期性”变动，也使得银价对外变动的表现更为复杂，清政府也因此而受亏累累、不堪重负。据称：每至西历月末前后，中国外汇市场上就会出现“金磅骤涨”的现象，而其“未始非因赔款所致。”^②

清末十年间，也正是因为汇丰等银行牟利操控银两汇价的恶劣行径，造成了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56页。

^② 《申报》，1902年4月30日。

上海金融市场上银拆行情发生一种新的“周期性”变化。

表 2—13 上海银拆月初、月中、月末平均行情（1902—1911） 单位：两

年份	月初	月中	月末
1902 年	0. 20	0. 16	0. 26
1903 年	0. 43	0. 25	0. 43
1904 年	0. 19	0. 17	0. 25
1905 年	0. 29	0. 22	0. 35
1906 年	0. 13	0. 11	0. 15
1907 年	0. 20	0. 22	0. 21
1908 年	0. 21	0. 16	0. 25
1909 年	0. 13	0. 13	0. 16
1910 年	0. 26	0. 14	0. 27
1911 年	0. 03	0. 05	0. 07

资料来源：上表中，每年银拆月初、月中、月末平均行情系由《申报》中登载的银拆行情而算出，一般取每月 1 号的银拆行情，经过累加平均而算出每年总的月初平均行情，同样算法，月中平均行情一般取每月 15 号行情，月末一般取每月 28、29、30 或 31 号行情。本表中数据系以《申报》中仅有的数据计算而得。

由表 2—13 可见，清末十年间，除个别年份外，上海金融市场上银拆行情的变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西历每月的月初或月末，是一月之中拆息最高的时候。

正如前述，按照有关规定，庚子赔款例于西历每月月末偿付，这时，外国银行就会故意压低中国银两汇价而抬高镑价，从而多得赔款银两。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就会因为大量银两顷刻间付出，市面银通货量一时短缺，银根立刻抽紧，拆息自然升高。按照中国商业的传统习惯，债权债务的清算，一般在农历月末进行，因此，在农历月末前后，金融市场上的拆息才会出现升高现象。这样一来，清末十年间，在上海金融市场上，拆息行情除了具有基于商业传统习惯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之外，又具有了一种新的“周期性”变化。银拆行情的这种新现象，完全由于清政府交付赔款和外国银行操纵银两汇价所造成，是清末银两汇价“周期性”变动在国内市场的延续，也反映了在华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对于汇丰等银行的这些恶劣行径，当时的上海人曾经说：“‘压一压，新造楼房半幢就着杠。’（‘着杠’，沪语‘到手’的意思）”^①针对此种不正常的现象，当时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北京访事玛礼逊也不无感慨地指出：“银价大落，由于金磅增涨，先令伸缩之权操自英商，华人实处于无能为力之地位。”^②总之，汇丰等

^① 寿充一、寿乐英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 页。

^② 《申报》，1909 年 1 月 15 日，“玛礼逊评论中国财政感言”。

银行的恶劣行径，既扰乱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也体现出清末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性。

（二）、地方官府的恶劣作用

清末时期，清政府地方各级官府利用市场上银价对内变动不已的机会，在赋税等征收过程中，为牟取厚利、肥其私囊，尽施其抑勒浮收之手段，人为地操纵制定银钱比价或洋钱比价。1905年前，在赋税征钱解银的前提下，地方官吏们压抑钱价，以官定银与钱之比价为征收标准；1905年后，在征收银元的前提下，地方官吏们又抑勒洋价，以官定洋与钱之比价为征收标准。地方各级官府的恶劣行径影响深远。

1905年前，市场上银价低落，钱价高昂，银贱钱贵形势明显。在赋税折钱征收时，地方官吏们为肥其私囊，故意压抑钱价，通过官定的银与钱之比价进行浮收。1902年，在天津地区，当时市面银价是每两值津钱二吊六百多文，可是，“都署库务司谕饬官银号总办转行捐税各卡，……若收制钱，每两津钱三吊文，通饬各卡一律遵办。”^①官定银价竟比市面银价高出三百多文，钱价也在无形中被压抑贬低。1903年，在江苏地区，当时，市面银价为每两值钱一千一百多文，但是，“本年江苏各州县应征上忙钱粮，现经藩司陆春江方伯核定，每银一两连同运费折收钱二千二百文。”^②官价、市价悬殊几达一千一百文，江苏省抑勒浮收之行为更为严重。可见，“官中于用块银……所输之于国者，银之市价；所征于民者，银之官价。”^③在折钱征收过程中，天津、江苏地方官吏们抑勒浮收的行为是明文规定的，此外，更有明文不规定而暗中私行抑勒浮收为能事的。在潜山县，当时，“州县正供向有定额，浮收抑勒例禁綦严。”^④而且，“查潜山县旧章，……计正耗一两共征制钱二千五百三十文。”但是，该县县令“藐法违章，于二千五百三十文外，私加制钱二百九十文，民情汹汹，联名上控，请拨作学堂经费，辗转批县，延不稟覆。”^⑤1901—1904年间，“银价低落，各省不甚悬殊，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州县，浮收甚多。”^⑥

^① 《大公报》，1902年7月15日。

^② 《申报》，1903年6月5日。

^③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54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83页。

^⑤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84页。

^⑥ 《申报》，1904年5月13日。

1905 年后，市场上银价升高，洋价随银价升高而升高，又出现银贵钱贱的形势。在赋税等改征银元后，地方官吏们为获取厚利，又故意抑勒洋价，通过官定的洋与钱之比价进行浮收。1905 年，在浙江宁波地区，“奉化县上忙地漕钱粮……所定洋价以制钱八百二十二文作银洋一元，核之当铺挂牌尚少十数文，民间闻之大为不服。”^① 1906 年，在余姚县，1907 年，在潜山县，都发生了地方官府抑勒洋价进行浮收的现象。^② 1908 年，奉贤县绅士罗辉祖等在稟抚藩文中写道：“前任奉贤县知县……在奉征收上忙银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两，抑短洋价浮收钱六千五百余千文，”并查得“奉贤前令之征收柜价与市价常相差一百二三十文。”^③ 1905 年，在江苏上海地区，据称，“上海县钱粮柜每日所定洋价照钱业传单，每元作小十文，名曰洋水。……如用龙洋，每元更须抑钱数文。其余安徽、吉林等省龙洋，并摒而不用。昨日（7 月 22 日）柜价每元九百五十四文，龙洋则只九百四十八文。”^④ 可见，此前，上海县钱粮柜每日所定洋价，通常比每日衣牌行价少十文。在 1905 年 7 月 22 日，上海市面上衣牌行价为九百七十文，上海县钱粮柜所定洋价竟然比本日衣牌行价低了一、二十文之多。此外，在松江还发生了房捐局抑勒洋价进行浮收的现象，并因此而生起事端。^⑤ 1905 年，在江西省，各府县钱漕征收，因“银价愈贵，钱价愈贱，赢余终不及前年之厚，于是别设一法，如广信等府属县柜书勒缴洋元，每元市价一千零七八十文，而柜书仅作九百三四十文。”^⑥ 银元市价、柜价相差有一百四十文左右。在江西，各州县“短价勒收洋元”的现象，甚至愈来愈多，至 1909 年时，据称，“经地方绅民稟控查办共数十起之多。”^⑦ 1910 年，在北方天津地区，针对当时地方税吏抑勒洋价浮收的行径，鲜杂竹货三行众商号在其“痛陈河西务张家湾税局勒索商民种种手段文”中写道：“近来各关卡征收税项，名目繁杂，商家实视为畏途。……及交付洋元，又不按市价，竟折合钱一吊六百五十文，如此减折，亏耗递推无穷，直有不可遏止之势。至于验货子口单每张五百文，卡口单每张九百六十文，亦以洋元贬价合算。”^⑧ 该年，天津地区银元市价

^① 《申报》，1905 年 4 月 2 日。

^② 《申报》，1906 年 2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984 页。

^③ 《申报》，1908 年 11 月 9 日。

^④ 《申报》，1905 年 7 月 23 日。

^⑤ 《申报》，1905 年 12 月 4 日。

^⑥ 《申报》，1905 年 12 月 8 日。

^⑦ 《申报》，1909 年 8 月 11 日。

^⑧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74 页。

是每元值津钱二吊一百九十文，税吏所定洋价与市面洋价相差竟多达五百四十文。当时，对于鲜杂竹货三行众商号的痛陈，津海关道蔡绍基却以“该商等所禀层层剥削，处处舞弊等语，想于卑局向来办法未能深悉，不无误会等因，”^①进行搪塞。其后，鲜杂竹货三行商民再次申诉，津海关道蔡绍基又以“该局收费，每洋银按一吊六百五作收，……相沿已久”等理由进行驳斥。^②由此反映出当时各级官吏相互庇护、共同鱼肉商民的社会腐败现象。1911年3月9日，针对地方各级官府抑勒浮收行为产生之原因，《申报》中曾分析说：“币制未定，故不免参差不齐。若能早日颁布，全国一致，自无畸轻畸重之弊。匀定公费，尽收尽解，……而抑勒洋价之累不禁自绝。”1911年11月20日，《盛京时报》中就此也指出：“倘使币制统一，官吏虽狡，决不敢无中生有，以资抑勒也。”

清末十余年间，在赋税等征收过程中，银与钱、洋与钱之比价由官自定，“此中出入甚大，低昂随地不同，价格之凌乱在此，州县之盈余亦在此。”^③由于地方各级官府种种抑勒浮收的恶劣行径，不但造成了银价变动具有市价与官价的背离和区别，加剧了银价对内变动的纷歧和区域性差异，使得币制更加紊乱；而且，其已经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地方各级官府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吏治更加腐败，官民矛盾更为激化，各地民众抗捐拒税事件时常发生，从而把清政府自己置于火山口上。

^①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6页。

^②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6页，第1378页。

^③ 郑家度编著：《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第三章 清末银价变动的影响

第一节 对清政府对外偿付借赔款的影响

清末时期，清政府每年需要偿付大量的借款与赔款，这些借赔款多以外币（金本位货币）计值，用银两偿付。银两汇价跌落，加之外国银行牟利操纵，给中国偿付借赔款带来严重损失，这种损失被称为“镑亏”^①。巨额镑亏对清政府财政产生严重影响。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受亏累累，中国银两大量外流，引发了国内市场银价变动。

一、对外偿付借款

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每年都要偿付大量的借款，这些借款多为甲午战争期间或者其后所借，借款多以英金或者法郎等外币计值，清政府只能用银两按照汇价偿还。“光绪二十八年时，中国之对外负担骤增，其原因端在银值之贬落。”^②

由于银两汇价上落不定，中国在对外偿付借款或者举借新借款时遭受损失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银两汇价随世界银价跌落而跌落，造成清政府偿付借款遭受损失

汇丰镑款举借于1895年1月，瑞记借款、克萨镑款举借于1895年6月，俄法借款举借于1895年7月，英德借款举借于1896年3月，英德续借款举借于1898年2月。这六项借款订借时以英金或法郎计值，中国偿付却用银两。银两汇价随世界银价跌落而跌落，给清政府偿付这些借款带来严重的镑亏损失。

^① 关于“镑亏”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外乎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镑亏”，泛指在国际结算时，“由于银价下跌，中国在国际结算中要增加额外亏损，称为‘镑亏’。”（叶世昌等著：《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或者“所谓‘镑亏’，就是由于金价涨银价落而出现的亏损问题，当时习惯上以英镑代表金价，故称‘镑亏’。”（李志英：《金钱编织的绳索——近代百年外国对华借款剖析》，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狭义的“镑亏”，指中国偿还借赔款方面，“由于银价的不断跌落，各项按外币单位所订的债款，其逐年偿付的本息银数，都比按订借年份平均汇价折算所应偿付的银数为多，这就形成所谓‘镑亏’。”（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本文所指的“镑亏”，就是这种狭义的“镑亏”。

^② 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63页。

表 3—1 清末六项借款本息偿还合计镑亏统计表（1901—1911）

年份	平均外汇折合率（每一英镑合库平银两）	英镑数（六项借款本利合计）	按借款年平均外汇率折合库平银两（六项借款本利合计）	按付款年平均外汇率折合库平银两（六项借款本利合计）	差额（库平银两）
1901 年	6. 862743	3251385	20798642	22348220	+1549578
1902 年	7. 822307	3230988	20671672	25316603	+4644931
1903 年	7. 707031	3210868	20546769	24789381	+4242612
1904 年	7. 094651	3190472	20419981	22677052	+2257071
1905 年	6. 760554	3170109	20293395	21473283	+1179888
1906 年	6. 178633	3149786	20167064	19501342	-665722
1907 年	6. 257846	3133464	20065611	19651226	-414385
1908 年	7. 626950	3108901	19912921	23765365	+3852444
1909 年	7. 825443	3088768	19787773	24229566	+4441793
1910 年	7. 552990	3068398	19661155	23234902	+3573747
1911 年	7. 567628	3047791	19533069	22517287	+2984218
合计					+27646175

资料来源：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74—75 页，第 245 页附插表五，对原表内容有所增改合并。

由上表可见，清末十余年间，由于银两汇价跌落，清政府偿付六项借款所遭受的镑亏损失是严重的。据“天津《直报》云，马关和约既定，中国应偿日本兵费二万三千万金。当时向英德称贷金磅、俄法称贷佛郎凑付，订定连子息分四百三十二个月清偿。每年应偿英德本息共九十六万六千九百五十二磅，俄法本息共二千一百十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二佛郎。其中俄法一项，夏季偿六成，冬季偿四成。往年夏季只付本银四百万两左右，近因金价过昂，须加至银五百万两之谱。”^①另据记载，“俄法、英德两项借款，以近年佛郎磅价计之，每年不敷银二百四五十万两。”^②

（二）、外国银行故意压低银两汇价，造成清政府偿付借款遭受损失

清末时期，中国外汇市场由汇丰等银行把持控制。“历年所借之洋债，每当逢期付给外洋，又必昂其磅价，以朘削我银。”^③ 1904—1907 年间，中国银两汇价受世界银价略高的影响而略高时，汇丰等银行操纵银两汇价牟利的行径更加暴露。

^① 《申报》，1902 年 7 月 8 日。

^② 《大公报》，1902 年 7 月 31 日。

^③ 《申报》，1903 年 6 月 7 日。

表 3—2 俄法、英德借款本息平均外汇折合数与实付数比较表

(1904 年 2 月 16 日—1908 年 2 月 1 日) 单位: 库平银两

日期	俄法借款本息		
	平均外汇折合数	实付数	差额
1904 年 2 月 16 日—1905 年 2 月 3 日	5850948.00	6171463.24	+320515.24
1905 年 2 月 4 日—1906 年 1 月 24 日	5462877.00	5462930.00	+53.00
1906 年 1 月 25 日—1907 年 2 月 12 日	5152873.50	5183601.52	+30728.02
1907 年 2 月 13 日—1908 年 2 月 1 日	5545639.00	5415349.85	-130289.15
合计			+221007.11
日期	英德借款本息		
	平均外汇折合数	实付数	差额
1904 年 2 月 16 日—1905 年 2 月 3 日	6833239.41	6846923.24	+13683.83
1905 年 2 月 4 日—1906 年 1 月 24 日	5490213.42	6526470.12	+36256.70
1906 年 1 月 25 日—1907 年 2 月 12 日	5980799.92	5957160.16	-23639.76
1907 年 2 月 13 日—1908 年 2 月 1 日	6163317.00	6226723.01	+63406.01
合计			+89706.78

资料来源：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70、71 页。

由表 3—2 可知，1904—1908 年间，俄法、英德借款，每至偿付时，外国银行都要故意地压低中国银两汇价，致使清政府实际偿付的款数，比按本年平均汇价折合应付数，要多出许多。“凡中国借款，必补磅价，临时磅价暴涨，吃亏尤甚。”^①可见，在中国银两汇价随世界银价略高而略高之际，清政府对外偿付借款所遭受的意外损失，完全由外国银行一手造成。

（三）、外国银行有意抬高银两汇价，致使中国举借新借款遭受损失

清末时期，外国银行牟利操纵银两汇价行为，还发生在中国举借新借款之时。“中国的外汇行市是由外国的在华银行操纵的。这些银行在交付借款时总是提高外汇兑价，少付银两，借以获利。”^②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661 页。

^② 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2 页。

表 3-3 清末五项借款实收金银汇价差额表

日期	借款名称	实收金额	应收、实收银数		库平银两数差额
			按该年平均汇价折合库平银两数	实收银两数折合库平银两数	
1902年10月15日	正太铁路借款	法金36000000法郎	11161069.41	10444874.27	716195.14
1903年7月9日	沪宁铁路借款	英金2025000磅	15584090.00	14325367.05	1258722.95
1904年8月3日	汉阳铁厂借款	日金3000000元	2179071.43	2165446.51	13624.92
1908年6月13日	汉冶萍借款	日金2000000元	1552519.08	1461373.21	91145.87
1910年9月10日	汉冶萍借款	日金1000000元	776259.54	759222.75	17036.79
合计					2096725.67

资料来源：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69页。

从表3-3可以看出，清末这五项借款，其实际收取的银款数，比按照举借该年平均外汇折合应收银款数都少。

清末时期，由于银两汇价自然、不自然地变动，中国政府对外偿付借款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引起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清政府“度支部以每届年终，上海磅价忽涨，以致交还洋款，磅亏甚巨。现拟饬本部各司员通筹抵补之办法，各缮说帖以备采择。”^①针对此现象，《申报》中曾指出：“我国与各国交涉，如归还洋款，……以无换算比价，坐受亏耗。”^②《大公报》中就此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③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感慨地说：“以中国一国而论，用银而不用金，其银价已跌落如此之甚，且复日无定盘，百行均受其牵掣，而国家有须还金款之责，致国民两受无穷之亏累。”^④

^① 《大公报》，1909年1月5日。

^② 《申报》，1909年2月15日。

^③ 《大公报》，1910年11月30日。

^④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04页。

二、对外偿付赔款

清末十年间，清政府除偿付上述借款外，还负担着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该款仍旧以金本位货币计值，清政府还是用银两来偿付。“我国以币制之不善，外而赔款受亏。”^①银两汇价跌落，又加外国银行的操纵，致使清政府在偿付赔款上，也遭受了严重的镑亏损失。

1901年，中外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清政府“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按年息四厘，”“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②自1902年起，每至西历月末前后，在清政府按期用银两偿付赔款时，外人都是按照金款标准来收取。当时，银两汇价正处于跌落时期，中国偿付赔款伊始，就受亏甚多。“中国允偿各国之款，共关平银四百五十兆两，议照定约时金磅之价折作六十七兆五十万磅，英金每关平银一两作为三十六便士。乃甫阅数月，磅价渐贬（应为增昂），此款遂因之渐增。目前较当日议定时，每百分中已贬去六分，计每两关平银只足抵三十三便士，恐此后尚有减无增。”^③1902、1903年间，银两汇价持续低落，加之外国银行操纵压低银两汇价，清政府偿付赔款时，镑亏更加严重。“应偿各国之款，各国皆欲以金磅核计。按之目下市价，溢出银三百万两之多。”清政府被迫“与各国政府互商，请仍照原约所定银数，各国政府坚不允从。不得已行文各省督抚大员，增筹巨款。各大员皆以无可筹措为词，正不知将来如何应付也。”^④

此后，中外之间围绕着偿金、偿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方主张偿银，外人主张偿金，函电交驰，互不相让，争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中国主张偿银，为的是避免银两汇价跌落给偿付赔款造成的镑亏损失；外人“坚持庚款每次付款按金价偿付，其目的在于通过金银比价的跌落再一次压榨中国人民。”^⑤

在这次争论过程中，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表现颇为活跃。其间，赫德就偿金、偿银问题，与清政府及有关方面积极联络，献计献策。1904年9月6日，赫德在致清政府外务部函里所附送的赔款节略中写道：“……不若现在忍受些困苦，照镑价付给，免致日后受无穷之亏折。且银价未必如此年年低落，若遇增涨之时，

^① 《大公报》，1908年9月9日。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5页。

^③ 《申报》，1902年1月14日。

^④ 《申报》，1903年1月15日。

^⑤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即无须付以如此之巨；倘有时金价低落，所备之银可多买金，亦即全行付给，更可于四十年内早脱此累。”^①恰好在 1905 年前后，世界银价有所上升，受其影响，中国银两汇价也略有升高。这一时期，中国外赔情形有所转机，甚至出现了“镑余”。^②因此，基于上述赫德的建议和赔款现实情形，又加之此时各国也给予中国偿款一些优惠条件，清政府决定偿款用金。“赔款一事，现已照复各国，准用金磅计算。惟此议未定之前，所有磅亏准行筹还，而其利不能再算云。”^③

三年来，累积的镑亏数额颇巨。“核计三年以来，赔款本利，若必用金，则所短之数，已有一千余万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外国“各使始允以一百二十万磅合和约关平银八百万两，作为前三年亏欠之数，于议定后一律清还，此议结从前磅亏之情形也。”^④由于这 800 万两镑亏额偿付“为期迫切，计无所出，不得已只有乞灵外债之一法。”^⑤为此，清政府决定借汇丰银行之款来偿付，这就是所谓的“镑亏借款”。^⑥

1905—1907 年间，尽管外国银行操纵银两汇价的活动更加猖獗，可是，银两汇价略有升高，清政府偿款用金，还是获得了一些“镑余”利益。但是，好景不长，1908 年前后，由于银两汇价重新开始跌落，镑亏现象又严重起来。如表 3—4 中所示，清末十年间，清政府在偿付庚子赔款方面，除 1905—1907 年外，因银两汇价低落而遭受的镑亏损失，每年平均约有三、四百万两。在 1909 年，镑亏额甚至达五百多万两。庚子赔款总镑亏额约略估计为二千四百多万两，若再算上因外国银行压低银两汇价给偿付赔款造成的损失，那么，其总镑亏额将会更多。可见，中国“赔款之受亏，其患在国中向无金银钱，故银两只能作银块计算，银块抵金，其真值之上下须随世界金银产之多寡以为准，而其一时之市值，银行亦可左右之，故赔款以银块折金而算，亏耗无底。”^⑦

^①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 页。

^② 所谓“镑余”：其与“镑亏”恰相反，指银两汇价升高时，中国偿付外债赔款数额会比按照订借时汇价计算应付数额减少，此种结余，被称为“镑余”。

^③ 《大公报》，1904 年 11 月 4 日。

^④ 《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二号，1905 年 1 月 30 日，“论赔款用金”；第二卷第十号，1905 年 11 月 21 日。

^⑤ 刘秉麟编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41 页。

^⑥ 镑亏借款的用途是偿付前三年的亏欠之数，并非前五年。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 39 页中所言，可能是误写。

^⑦ 《东方杂志》，第四卷第九号，1907 年 10 月 31 日。

表 3-4 庚子赔款偿还镑亏数约略统计表（1902 年 1 月—1911 年 9 月）

单位：海关两

年份	原定额	偿付额	差额
1902 年	21829500	24496167	+2666667
1903 年	21829500	24496167	+2666667
1904 年	21829500	24496167	+2666667
1905 年	18829500	18808670	-20830
1906 年	18829500	17791653	-1037847
1907 年	18829500	17932857	-896643
1908 年	18829500	23536875	+4707375
1909 年	18829500	24140384	+5310884
1910 年	18829500	23390683	+4561183
1911 年	14924625	18562904	+3638279
合计			+24262402

说明：1、原定额系按《庚子赔款本息分五组按年还本付息总数表》所列数额，其中，1902—1904 年三年数额中，包括从 1901 年 7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的利息 900 万海关两（每年均摊 300 万两）。2、偿付额中，1902—1904 年三年数额，系由原定额加上镑亏额（前三年镑亏偿还总额是 800 万海关两，每年均摊 2666667 两）。1906—1911 年数额，系由原赔款表列数按照偿付各年海关两折合英镑之平均兑换率折合海关两后所得数额，由于缺乏实际偿付数额资料，姑且以此算为实付数额。1905 年 1—6 月数额为实际偿付数额，7—12 月数额由原定额按照本年海关两折合英镑之平均兑换率折合海关两而得。3、上表中，1911 年数据只是 1—9 月数据，其余年份均是 1—12 月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28、229 页。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 年版，第 570 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005 页。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1 页。

据统计，清政府“在 1895 至 1911 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即俄法、两次英德借款），共偿还本息 476982000 两，……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476982000 两的总款项相当于 1912 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又相当于 1895 至 1913 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①为了偿付这些赔偿款，各种捐税多如牛毛，以致民不聊生，民变纷起，社会秩序动荡。可见，清末时期，由于银两制度残存，币制落后，银价对外变动不止，这不仅给清政府偿付赔偿款带来巨额损失，而且，还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针对这种现象，某德国报纸中评论中国财政事宜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币制不善，损失良多，若不急

^① 费正清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4 页。

为实力整顿，恐中国将来必有破产之日。”^①

第二节 对地方官府赋税征解的影响

清末十余年间，币制极为紊乱，银价对内变动不已，受其影响，地方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从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的演变过程，吏治也更加腐败。

清政府的赋税征收，一般以银两计值，在上交国库时，规定必须用库平银两。由于老百姓日常生活多使用制钱，因此，在纳税时，老百姓需要先用制钱兑取银两，然后再以银纳税，这其中周折不便之处实多。故而，为了变通起见，清政府规定百姓可以直接用制钱纳税，只不过在征收时，制钱必须按照官定银钱比价折收，然后，地方官府再把制钱按照市场银钱比价，兑取银两上交国库。一般情况下，当官定银钱比价高于市场银钱比价时，地方官吏从赋税征解中可获得丰厚余利；而当官定银钱比价低于市场银钱比价时，或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时，地方官吏在赋税征解中余利会减少，甚至可能赔累不堪，不得已而另谋他策。

1905 年前，国内市场银价低落，银两兑换制钱数量减少。这一时期，在赋税征解过程中，由于官定银钱比价高于市场银钱比价，所以，地方官吏们获得了丰厚的征解余利。例如，在江西地区，“各属钱漕税契正杂各款，皆系征钱解银，当年定章，每银一两值足钱一千八百文。近年钱价愈昂，银价愈贱，每银一两值足钱一千一百数十文，不及三分之二，而各州县仍照征钱解银，盈余何啻加倍！”^②据称，当时各州县征钱解银所获余利，“有多至十余万金者。”^③对于各州县征解中的丰厚余利，上级官吏当然不会漠然置之。为了分取丰厚的征解余利，江西省督抚明文规定：“近来钱价大昂，每足钱一千文涨至八钱八分内外，现在库款奇拙，自应酌量加提，以资挹注。……凡系本年开征以后，所征新旧各年地丁一两加提平余银八分，连前共解银一两五钱，漕米一石加提平余银一钱，连前共解银二两……”^④当时，类似江西地区这种各级官吏共同分享征解余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其见诸报章者连篇累牍。

1905 年后，国内市场银价、洋价升高，银两、银元兑换制钱数量增加。同时，铜元铸造、发行的泛滥和严重贬值，也加剧了银钱比价升高的态势。这一时期，

^① 《申报》，1911年3月25日，“请看外人之论我国财政”。

^② 《申报》，1903年5月18日。

^③ 《申报》，1906年7月14日。

^④ 《申报》，1903年5月18日。

由于官定银钱比价与市场银钱比价之间的差距缩小，甚至出现前者低于后者的现象，因此，在赋税征解中，地方官吏们余利减少，甚至赔累不堪。1905、1906 年间，在江西地区，“近年江西寻常市价，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一二百文，现骤涨至一千四百余文，每银元一枚，向易钱八百四五十文，现涨至九百六七十文。余利既减，新政之需，练兵之费，势将无出，官商两困。”^①为此，各州县“屡禀大宪请免上年加提平余八分，批准减免四分，并准上年加收亩捐改作征钱解钱，各县不致受亏。”^②这时候，江西地区甚至出现州县官吏因赋税征解亏累不堪而请假的现象，“省属各州县因上年银涨钱跌，征解钱粮无甚利益，……因此纷纷请假。新正复有莲花厅、星子、上高、兴安等县，亦禀请病假回省就医。”^③当时，在江南区域，类同江西省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江南财赋以丁漕盐货厘金为大宗，向皆收钱易银解库，钱价既落，折耗甚巨，应提盈余，应交课税，损失实多。”^④江北地区的情形亦如此，并且，因为北方区域银价普遍地高于南方银价，此种情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07 年，在山东地区，因“银价飞涨，各州县征收钱粮，经……奏定，每两合京钱四千八百文。”但是，由于上级官府各种余利提解甚重，各州县赔累不堪，“是以近来每出一缺，悬一牌示，多有托故不赴任者。”这时期，百姓也是受累重重，“名谓每两征钱四千八百文，而州县官只收制钱，百姓以铜元易制钱，须十二三文易十文，约计每两需钱在六千左右，其受累亦不在州县官以下。”^⑤当时，在度支部的有关奏折中，也提到：“东省财政艰窘，自各省铜元浸灌，银价日涨，州县经征钱漕盈余不敷提解，补助无策。”^⑥同山东省相类似的现象，在江北地区其他各省份中也是处处存在的。

对于这时期银价升高、征解赔累的现象，官吏们不会坐视不管、自甘受亏的。他们纷纷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对策，来减少和弥补这种损失。先是江苏省官吏奏请免解“规复银价”和丁银加价，继而湘、鄂、赣、皖、苏、浙等省联合进行平减银价的活动，后来，各省又纷纷要求征银解银，把损失全部转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册、下辑），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946 页。

^② 《申报》，1905 年 12 月 8 日。

^③ 《申报》，1906 年 2 月 14 日。

^④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册、下辑），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946 页。

^⑤ 《申报》，1907 年 4 月 20 日。

^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809 页。

嫁到百姓头上。最后，清政府迫于现实情形，也决定实行征银解银。

首先，1905年底，江苏常州八县（江阴县、宜兴县、无锡县、武进县、阳湖县、靖江县、金匱县、荆溪县）稟请免解“规复银价”，^①他们宣称：“近年州县经办征解条银，其中艰困情形已至极处。……常年公用不敷，尚恃两忙余资挹注。自本年夏初，……银洋价涨，忙余又将枯竭，支柱实难，将来亏折情形诚不堪设想。”为此，不得已要求“可否将规复银价每两二百文一款，从本年下忙起暂免专解，以资贴补办公；一面筹挪以抵赔款，抑或另行设法顾全……”^②1906年5月，户部却以“恤民”为由对江苏州县的请求进行了驳斥。^③其后，苏抚又奏请加征丁银以抵赔款，“苏省认解新旧赔款以及创办新政一切款项为数甚巨，……抚宪陈中丞拟于上下忙地丁项下，每银一两加征钱二百文，……系抵解赔款之用也。”^④但是，请求再次遭到了户部的驳斥。^⑤可见，苏省官吏奏请免解“规复银价”和丁银加价，皆未获准。

接着，在1906年下半年，面对银价普遍上涨的局势，湘、鄂、赣、皖、苏、浙等省督抚开始联合商议平减银价的问题，打算将“各省银价一律平减，每银一两至贵以一千五百文为率，只准因时酌减，不准稍有增加。”但是，时隔不久，“闻各省复电，有照办者，有查与市面阻碍，势难一律者，故此事刻尚未能定议也。”^⑥这种一来，各省联手平减银价的举措，也不了了之。

1907年以后，各省又开始纷纷请求赋税征银解银，企图把征解的损失全部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征银解银的请求最早开始于1905年10月，在苏州“长元吴三县稟牍”中，就有征银解银的提议。^⑦但是，提议遭到驳斥，其理由是：“向以钱贵完银之利于民者，官则禁抑其完银，今以钱贱，完银之利于官者，官又强令其完银。前后矛盾，判若两事，其意不过民可受亏，而官不可受亏而已。”^⑧至1907

^① 所谓“规复银价”，其来历是：江苏赋税征收，“同治四年，奏定每银一两，连公费折收钱二千文。至七年，银价昂贵，每两易钱近一千七百文，始折收钱二千二百文。十年银价更涨，每两易钱一千八百余文，乃折收钱二千四百文。光绪三年银价仍复每两二千文之旧。”此后，每两二千文规定没有变化。“惟二十八年因赔款急迫，奏明规复银价，每两加收钱二百文，由经征之员专款解司抵还赔款。各属折价仍折收钱二千文。”（《申报》，1906年5月26日。）

^② 《申报》，1906年1月1日。

^③ 《申报》，1906年5月26日。

^④ 《申报》，1906年7月26日。

^⑤ 《申报》，1906年7月29日。

^⑥ 《申报》，1906年9月22日，1906年9月30日。

^⑦ 《申报》，1905年10月10日。

^⑧ 《申报》，1905年10月11日。

年，苏省征银解银之议再起。1907年10月，在“江督苏抚会奏州县征解忙银办法折”中，称道：“近年银价腾贵，州县征钱解银亏累过巨。上年两次详请……均经奉部驳议。……无如近年银价益昂，各属亏耗益甚。现任者皆意存引退，新委者多托故不行，人人视州县为畏途。”为此，在奏折中提出三策，其中一策即是“征银（以银完银）”。^① 1908年8月，在“苏属各州县会稟督抚藩文（为地丁收银解银事）”中，也写道：“银价日贵，……每两……今则更涨至一千八百余文，……库平银每两涨至一千八百五六十文，”以致征解赔累愈重，故“请从本年下忙起，改为收银解银，外加公费钱六百文，赔款钱二百文，以期官民两便。”如不允，“仍须以银合钱征收，惟有随时查照库平市价，核定钱数，二、八两月奏明办理。”^② 1909年5月，江苏督抚又上奏折，称“近来银价益涨，州县赔累益深，……请自本年上忙起改为征银解银，加费六百文，规复二百文。”其后，“奉硃批：着度支部按照所奏各节，体察该省情形，妥议具奏。”不久，度支部即以“暂毋庸议”而奏复^③

1907年后，江苏省征银解银之议闹得沸沸扬扬，其他各省、地区也不示弱，纷纷奏请征银解银，甚或私下开始实行征银解银。1907年5月，天津地区，“因银价飞涨，应收酒捐，改钱征银。”^④ 1908年6月，在山东省，“各州县以银价日涨，钱粮盈余不敷办公，稟请藩司详请抚台，钱粮改为征银，……以免赔累。”^⑤ 1909、1910年间，在安徽省，先是“泗州……以现在银价极昂，钱价极贱，若再收钱解银，每两须赔钱一二百文。该州额征二万余两，赔累甚巨，爰即具稟皖抚请饬……一律收银，庶免亏累。”其后，皖抚以“银价奇昂，以钱合银，收数骤形短绌”为由，上奏清廷，请求丁漕征银解银。^⑥ 同一时期，江西省援引江苏省之例，也奏请丁漕征银解银。^⑦

对于各省征银解银的喧闹和请求，尤其是江苏省的连番奏请，1910年5月，清政府前农工商部左侍郎唐文治在致外部的电文中，毫不留情地指出：“苏省……名为征银，实系加赋。……我民受加赋之累亦不已。三吴赋币最重，又何堪屡加

^① 《申报》，1907年10月19日。

^② 《申报》，1908年8月18日。

^③ 《申报》，1909年5月11日，1909年6月4日。

^④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9页。

^⑤ 《申报》，1908年6月11日。

^⑥ 《申报》，1909年4月3日，1910年1月14日。

^⑦ 《申报》，1910年1月14日。

剥削。……恐此端一开，他省必起而效尤，全国人民比比皆将隐受加赋之累，关系匪细。……国家最难得者民心，最易失者亦系民心。”^①因此，若推行征银解银，其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时至 1911 年 6 月间，清政府考虑到：江浙地区“两年以来，财政支绌，官缺困苦较前更甚十倍。而浙江去岁一年中，因亏逃亡之州县，竟有三十余员之多。若不赶急维持，不惟公私交困，且于改良官制，统一财政有绝大阻碍。”为此，清政府“决意速订征银解银章程，并将以后折征银币办法一同订妥。”^②清政府为现实情形所迫，最终还是决定推行赋税征银解银。事隔几个月后，清政府即在众叛亲离中，被辛亥革命的滚滚浪潮所淹没。

针对清末赋税征解的变化，当时，《大公报》曾评论道：“当……银价低落之时，官家之征税则以钱计；及……银价昂贵之时，官员之征税又以银计。钱贵则征钱，银贵则征银，可见我国之官无往而不贵耳。”^③此番言语可谓针砭时弊，寓意深刻。

第三节 对金融市场和商业的影响

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内外变动不定，中国银两大量外流，国内金融日渐枯竭，银根紧张，拆息高涨，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表现异常，国内商业计价单位也由钱码向洋码转变。

一、货币市场

所谓货币市场，指实现短期（一年以内）资金借贷的市场，包括拆借市场、贴现市场等。清末时期，中国贴现市场尚处于萌发状态，不足为计，而拆借市场，尤其是钱庄业间及钱庄业与外国在华银行间的拆借市场，却是相当发达的。清政府对外偿付赔借款，因为银两汇价变动而受亏累累，银两大量外流，这对以上海为中心的清末中国货币市场产生了严重影响。国内银根渐紧，拆息渐高，货币市场动荡不安。同时，上海货币市场，又因为种种原因，形成了其与中国其他区域货币市场，尤其是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区域货币市场的不同的变化特点。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985 页。

^② 《申报》，1911 年 6 月 13 日。

^③ 《大公报》，1909 年 10 月 20 日。

（一）、清末货币市场总体变化态势

清末十余年间，以拆借市场为重点，以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为中心，总体而言，按照变化程度的不同，清末货币市场变化情形，可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

1、1901—1905 年间，货币市场银根开始紧张，拆息逐渐升高 这一时期，由于清政府对外偿付债款，因银汇价低落而受亏，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出。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区货币市场上，银根开始紧张，拆息也逐渐升高，钱庄倒闭时有所闻。

上海地区，“光绪二十六年，银根已紧，迨至上年（指 1903 年）年底，仍不见松。开战（指日俄战争）以来，更有甚焉。”^①1900 年，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上海银根紧张。^②自 1902 始，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按照条约规定，在上海开始偿付，加之偿还其他各项借款，上海一地，每年输出银两达数千万两。“上海一地岁出现款如此之多，则银根不紧自紧。银根一紧，拆息自大。”^③1903 年入夏后，“闻诸钱业中人，谓市上银根亦渐紧迫，数日前拆息之巨竟增至一两，因之百业疲累，转运维艰。推原其故，一因赔款届期，不能不提取现银以资应付，……银市间顿少此数十百万金钱，安得不骤形竭蹶。”^④至该年“入冬而尤甚，每日银拆须八九钱，甚至一两以外，市面震动，岌岌可危，商号之倒闭层见叠出。推其所以致此之故，非必尽由于折本，大率因银钱流通不易，一时周转不灵，遂各不得不因此歇业。”^⑤因此，“比年以来，上海市面虽尚未露衰败之形，而深识者已惴惴焉有外强中干之虑，则以银钱之流通渐见其不易也。”^⑥至 1905 年时，国内银价开始升高。同时，铜元铸造与发行渐显泛滥之势，也助长了银价升高态势，以致银根紧张，拆息趋高。该年“六月，各内地有信来云：铜元价值甚贱。即贸易最紧要之上海，运来铜元亦即减价，……国家设立作工之处，所用人工价均付铜元，价值既贱，是暗中已打九扣，如不另加一成，均不肯受，以致市面银根亦即更变。”^⑦

天津地区，1903 年时，由于庚子战乱残余影响和对外偿付借赔款等，市面银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号，1905 年 8 月 25 日，“光绪三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

^② 参见拙作：《义和团运动高潮时的银价波动》，《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③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2 页。

^④ 《申报》，1903 年 7 月 15 日。

^⑤ 《申报》，1904 年 1 月 28 日。

^⑥ 《申报》，1904 年 1 月 28 日。

^⑦ 《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三号，1907 年 2 月 7 日，“海关造册处税务司译呈光绪三十一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

根较前紧张，危迫之象开始显露。此年，因为周转不灵、市面萧条等原因，天津地区倒闭钱庄等金融机构达30家之多。^①至1905年，由于国内银价开始升高，天津地区市面危迫程度加深，银根也较前紧张。此年中，钱庄、银号等金融机构因“市面周转不开”，有13家倒闭。^②

汉口地区，这时期，市面银根也日趋紧张，1903年底，“因缴还洋款，现银遂源源外露，而汉口市面乃大为掣肘，大小钱店前后共倒闭七家。”^③到1905年，由于银价开始升高，汉口市面银根紧张程度较前加深。

广东地区，由于摊派债款的增多，银两不断地外流，银根也日益紧张。至1905年底，广东市面银根更为紧张。“广东省每年摊派汇丰磅价一百六十万，……限十月解交上海道辕汇收，……而市上银根因此更形短绌矣。”^④

其他地区，如北京、江西等，此时期，由于银两不断地流出，金融市场上也渐显紧张之势。在1905年底，北京钱庄“连翩倒闭者有十一家之多，……中国之财匮民穷亦可见矣。”^⑤1905年，在江西，“因添解磅亏八十万，以致银根甚紧，……市面颇有岌岌可危之势。”^⑥

2、1905—1911年间，各种危机频发，货币市场动荡不安 这一时期，尤其在1905—1907年间，中国银两外流数量更多，银市枯竭之势更明显，国内银价日渐高涨。由于外国银行的蓄意操纵和国内种种原因，各种危机频发，货币市场动荡不安。钱庄倒闭增多，盈利减少。

宝银是中国金融界和商界最重要的储备金。1906、1907年间，由于银两大量地流出，或者流入在华外国银行手中，中国自主运用的银两数量减少。市场银价升高，银根紧张，各地钱庄盈利减少，倒闭较前更多。此时期商贸危机不断，也加剧了货币市场的动荡。

^①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6—788页。

^②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790页。

^③ 《大公报》，1903年12月27日。

^④ 《申报》，1905年12月3日。

^⑤ 《大公报》，1905年11月22日。

^⑥ 《申报》，1905年2月19日。

表 3—5 上海钱庄盈利统计表（1903—1907）

年份	家数	总盈利	平均每家盈利约数
1903 年	85	1590800 两	18715 两
1904 年	87	1445000 两	16609 两
1905 年	74	1407500 两	19020 两
1906 年	95	1241800 两	13072 两
1907 年	69	417000 两	6043 两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97 页。

由上表可见，1906、1907 年间，上海钱庄无论盈利总数，还是平均每家盈利数，都比前几年减少。1906 年，上海“钱庄名虽获利，然倒欠约三百余万，盈不补亏。”^① 1907 年，上海南北市新设钱庄 14 家，歇业 16 家，歇业家数超过新设家数 2 家。^② 1906 年，在天津地区，因为市面周转不灵，有 15 家钱庄、银号倒闭，比上年倒闭家数也多出 2 家。^③

清末时期，由于清政府偿还赔借款和外贸入超等原因，中国银两大量地流入在华外国银行手中。“银行非实在以市面之银悉收，而储之于银行也，必以生利之法，仍以贷与中国银行及商人。”^④ 在拆息普遍较高条件下，外国银行向中国钱庄、银号等金融组织拆款越多，获利也越丰。当时，在上海地区，钱庄等金融组织接受了外国银行的大量拆款，因此，上海外国银行，一般“通过拆票控制钱庄”。有时候，他们“还以贷出或收回银款，接受或拒用庄票及操纵洋厘等手段制约钱庄，有时拒用庄票或限时交付现金，致使有关钱庄破产，甚至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内地商埠货币或信贷危机。”^⑤ 1908 年 9—12 月间，上海外国银行“一味收取现银，概不拆放，”^⑥ 结果引发了中国金融市场一次大危机。危机所及，各地金融市场交互影响，银根更紧，拆息更涨，银价也较前更高。各地商会纷纷筹资维持市面。

在上海地区，9、10 月间，“商况萧条，银根奇紧，九月十二、十五两日，银拆涨至七钱（每月每千两利息二十一两），利息之增高，市面之恐慌，为开埠六十年来所仅有。有识之士群焉推究本原，穷极由来，……种种议论皆足以发明缺银

^① 《申报》，1907 年 2 月 8 日。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94 页。

^③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90—791 页。

^④ 《申报》，1908 年 10 月 16 日。

^⑤ 寿充一、寿乐英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 页。

^⑥ 《申报》，1908 年 10 月 16 日。

之真相而深得受病之本原。”^①上海商务总会面对“市面疲滞，银根奇紧”的局面，决定向中外银行筹款维持市面。“议向大清银行商借产业一千万两，四明、交通两银行各借产业五十万两，转向汇丰银行押银二百万两，由上海道担保，押出之银交由商务总会转交南北两市钱业董事，分借各庄以平市面。”^②上海市面得此巨款维持，恐慌稍见平息。

上海金融恐慌向北波及到天津地区。“迩来津埠银根奇紧，市面因之停滞。”由于银两大量外流，天津市场银通货量已经十分匮乏，金融市场非常脆弱。此刻，一遇到上海金融恐慌的牵涉，天津市场立刻显露金融匮乏之真象，银根紧张，市面恐慌。天津金融恐慌又对北京产生冲击，此时又恰值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之际，北京市面异常惶恐，银钱各号纷纷倒闭，“晋益升票庄日前因市面恐慌，一时支持不住，竟尔倒闭，除拖欠他款不计外，闻亏空津郡官款甚巨。”^③北京金融市场恐慌也对天津形成了反影响。

受上海金融恐慌冲击，汉口地区也出现“银根奇紧，商业萧条”的局面。此刻，汉口“兼有九九商捐风潮，是以各钱店颇不流通，著名之怡生隆、怡生和、怡和兴、怡和利、道生恒五家钱庄亏空共计三百余万。”其他各钱庄、票号因为“银根奇紧，周转不灵”，也是倒闭频闻，亏欠累累。^④“汉口自怡和兴等钱店倒闭以后，市面困敝，银根愈形紧迫，钱价逐渐低落，实为近年所未有，良由现银短绌，不敷周转。”^⑤汉口官钱局被迫“将该局存款一千万两发交汉口商会转借各钱庄周转。”并且，官钱局还商请各外国银行照常放款，并函请驻汉四川、河南、裕宁、江西、湖南、天津、交通、大清各钱局、银号、银行经理委员人等，在风潮尚未平靖之前，不要收提存款，以免牵动全局。^⑥汉口钱庄倒闭恐慌对上海也产生了反冲击。在上海商会致汉口商会的电文中称：“怡和利等三家巨款牵挤沪庄，虽牵累有限，市面已为摇震。”^⑦汉口地区金融恐慌还对湖南、江西等地区产生影响，导致这些地区银根紧急，银价更高。

关于这次金融恐慌的肇源，1908年12月4日，《申报》中尖锐地指出：“上海，

^① 《申报》，1908年10月15日。

^② 《申报》，1908年10月10日。

^③ 《大公报》，1908年10月12日，1908年11月21日。

^④ 《申报》，1908年11月15日，1908年11月16日。

^⑤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钱庄史料》，1985年，第21页。

^⑥ 《申报》，1908年11月28日。

^⑦ 《申报》，1908年11月20日。

我国南部商市之总枢也；汉口，我国中部商市之总枢也；天津，我国北部商市之总枢也。……各口岸之金融机关全操于外人之掌中，而华商多仰其鼻息以行事。一旦外人逼迫归款，则全市为之动摇。试观天津、汉口、上海前一月之危象，有可令人惊心怵目者焉。”

1909—1910 年上半年，各地银根紧张依旧，钱庄倒闭层出不穷。上海地区，1909 年，南北市新设钱庄 12 家，倒闭则达 27 家，倒闭数是新设数的两倍多。^①1910 年 4、5 月间，汉口地区，“因银根吃紧，钱庄及行店相率倒闭。”外国各银行“闻此信息亦大受惊惶，拟即将放款全数收回。”^②

1910 年下半年，橡皮股票风潮发生，紧接着源丰润大票号倒闭，上海金融市场首蒙其难，后迅速波及其他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又经受了一次大范围的严重动荡，金融枯竭之势立显。

1910 年 7 月，因橡皮股票投机失败牵累，上海正元、兆康、谦余等钱庄相继歇业。天津地区，8 月间，市面“因受上海钱荒之影响，异常奇滞，日来市面恐慌现象较沪为最。……甚至本埠钱业金融机关之奇窘，亦为数年来所未有云。”山东烟台地区，因沪津恐慌影响所及，9 月间，“倒闭钱商十数家，本埠商业益形窘困。”^③此时期，外国各银行更是“抑勒不放”，使得各钱庄“无挹注之途，而周转之机为之不灵，”搁浅日有所闻。^④进入 10 月，上海市面“银根较上月愈形紧急”，这时，“某银行复又宣布 21 庄之庄票，概不收用，于是恐慌益甚。”^⑤终于，上海大票号源丰润因为银根奇紧、支撑不住而倒闭。由于该号分支机构众多，遍布各地，故而上海源丰润总号的倒闭对京、津、鄂、苏、粤、闽等地区金融市场又产生一次强烈的冲击，各地银根较前更为紧张，钱庄等金融机构倒闭更多。京津地区，10 月间，“自源丰润票庄倒闭后，牵动京津各地大受影响，银根异常紧急。”在北京，被迫停业的钱庄共有 11 家。^⑥在天津，“上海倒闭钱庄数号，亏空天津商号二百余万之多，牵动天津市面大局。”^⑦汉口地区，“冬间源丰润又接踵倒歇，以故汉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94 页。

^② 《申报》，1910 年 5 月 17 日。

^③ 《大公报》，1910 年 8 月 28 日，1910 年 9 月 28 日。

^④ 《申报》，1910 年 9 月 26 日。

^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81 页。

^⑥ 《大公报》，1910 年 10 月 15 日，1910 年 10 月 16 日。

^⑦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35 页。

上银根异常紧迫，各业均不灵活，客腊即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①此外，苏州、镇江、南京、广东、福建等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统计，1910年，上海南北市新设钱庄才7家，而倒闭数则有16家之多。南北市合计有钱庄91家，比前几年年均钱庄总数减少10多家以上。^②

1910年11月18日，《大公报》中就此次金融风潮发表了评论，“自沪市风潮迭起，而全国之金融机关悉受影响，内而京师外而直省，各钱庄银号纷纷倒闭。……沪市风潮先后究不过数千万金，何以牵动全国，致成绝大恐慌？大局势且岌岌，是可见我国母财已日趋于竭。有沪市风潮一为之开其端，而内幕乃立揭耳。”

1911年，先有义善源票号搁浅，后又发生辛亥革命，各地金融市场更形恐慌，金融枯竭的形势也更加显现。1911年3月，上海义善源票号“因天津分号周转不灵”，而于21日晚“宣告危迫”。汉口、徐州等地分号也均受影响。至4月间，上海地区银根仍异常紧急，而银市拆息行情却表现迥异，因为“去年商市萧索，金融恐慌，已达极点”，故而，“今正开市以来，各业闭塞，南北银拆均极细微。虽入夏后，经茶上市，进出口货略有动机，而银拆迄未加昂。”^③10月，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其影响迅速波及京、津、沪等地，从而引发各地金融市场再一次严重的动荡。在上海，“市上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各种商业，顿形疲滞，市面银根因之骤紧，且闻外国银行因市面不稳，有将拆票一律收回之说。”此刻，又“有钱业中人，高抬银拆”，结果，“银拆陡涨，昨日已至7钱以外，而各银行为接济汉行关系，连日运出现洋六七十万，故洋厘亦涨至7钱8分，实为从来所未有。”^④钱庄因此而纷纷倒闭，据统计，1911年，上海南北市新设钱庄只有2家，而倒闭竟达42家，实为清末十余年间上海钱庄年倒闭数之最，以致上海钱庄总数减为51家，比上年又少了40家。^⑤在天津，“人民恐慌，洋价飞腾，日甚一日，所有外国各等行所存洋元，无济于事，以致洋价不按本位无限增加，商家生意窘滞非常，巷议街谈，比比皆是。”“市面恐慌，为从来所未有。”^⑥据统计，1911年，天津钱庄、银号等金融机构因为银根奇紧，周转不灵，倒闭有34家之多，也达清末十余年间

^①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钱庄史料》，1985年，第20、21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4页。

^③ 《申报》，1911年3月24日，1911年4月11日，1911年8月5日。

^④ 《申报》，1911年10月16日，1911年10月17日。

^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4页。

^⑥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3页；《大公报》，1911年10月29日。

天津金融机构年倒闭数之巅。^①北京金融业受湖北事变影响，也显得极为紧迫，“所有商民皆纷纷持票行取现银，遂致钱业店措手不及，无以应付，故于日内，其不能支持者已暂关闭。”据统计，北京共约有 18 家钱庄倒闭，其数亦为近数年之新高。^②湖北事变甚至波及到东北长春地区，长春“市面上之钞票官帖价值均各跌落，惟现银则蒸蒸日上，甚至买卖物件，非现银币不可。”^③面对此时中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的局势，外人又开始紧缩信用。12 月 19 日，上海“西商会开会讨论中国钱庄使用庄票问题，以此后各庄所出之庄票当缩短至三日为限，并停止其汇划之交通。”^④西商会此举，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金融恐慌与匮乏之势。

如上所述，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变动不止，银两大量外流，中国金融显露枯竭之势。货币市场上危机频发，银根抽紧，拆息、利息普遍升高。据统计，在上海，1892—1901 年，拆借市场上，日拆行情年均为 1 钱 5 分 5 厘（每千两日拆），折合年均月息是 4 两 6 钱 5 分；1902—1911 年，日拆行情年均为 1 钱 9 分 3 厘，折合年均月息是 5 两 7 钱 9 分。^⑤显然，无论是年均日拆，还是年均月息，清末十一年间上海的行情都比此前十一年间高，说明银根比此前十年紧。在天津，1892—1901 年，商界金融界借贷利息，每两每月年均为 8 厘多，1902—1911 年，每两每月年均为 1 分 1 厘多，^⑥后十年也比前十年高，同样也说明银根比此前十年紧。

（二）、上海货币市场同天津货币市场的比较

表 3—6 上海日拆、洋厘年平均行市统计（1901—1911）

年份	日拆 (单位: 两/每千两每日)	日拆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 (单位: 两)	洋厘 (单位: 两)
1901 年	0. 08	2. 4	0. 737518
1902 年	0. 18	5. 4	0. 744191
1903 年	0. 29	8. 7	0. 749310
1904 年	0. 20	6. 0	0. 738727
1905 年	0. 23	6. 9	0. 728984
1906 年	0. 13	3. 9	0. 737586
1907 年	0. 21	6. 3	0. 737738

^①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95—798 页。

^② 《盛京时报》，1911 年 10 月 20 日。

^③ 《盛京时报》，1911 年 11 月 12 日。

^④ 《申报》，1911 年 12 月 20 日。

^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28、629 页。

^⑥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3 页。

1908年	0. 19	5. 7	0. 736821
1909年	0. 17	5. 1	0. 742848
1910年	0. 21	6. 3	0. 742935
1911年	0. 12	3. 6	0. 757161
合计年均数	约0. 18	约5. 4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9页、第628、629页。

表3—7 天津借贷利息、洋厘年平均行市统计（1901—1911）

年代	借贷利息 (单位：分/每两月息)	借贷利息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 (单位：两)	洋厘 (单位：两)
1901年	0. 934	9. 34	
1902年	1. 008	10. 08	
1903年	0. 848	8. 48	0. 723
1904年	1. 056	10. 56	0. 7206
1905年	1. 179	11. 79	0. 715
1906年	1. 301	13. 01	0. 715
1907年	1. 250	12. 50	
1908年	1. 112	11. 12	
1909年	1. 2	12	0. 68
1910年	1. 182	11. 82	0. 71375
1911年	1. 285	12. 85	0. 71425
合计年均数	约1. 123	约11. 23	

资料来源：上表中，借贷利息年均行情来自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因资料缺乏，上表中，洋厘行情数据系摘自《大公报》，每年数据为七月份洋厘数据，单位为两，其中，1910年为12月份数据。1906年为3月份数据，来自《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485页。

(1) 从上面两表比较可知：在上海，1901—1911年，日拆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约是5.4两，在天津，1901—1911年，借贷利息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约是11.23两，显然，天津每千两每月利息高于上海，是上海利息的两倍多。这说明：清末十余年间，在天津货币市场上，银通货更为匮乏，银根一般更紧。从两地洋厘行情的比较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一地银根松紧、拆息高低与洋厘高低变化成反比，银根紧，拆息高时，洋厘会低；银根松，拆息低时，洋厘又会高。很明显，清末十余年间，上海货币市场上，洋厘行情普遍地高于天津洋厘行情，这也说明天津银根一般比上海银根紧。“拆息为上海金融行市之中心，其

他各种利率均依此为转移。”^①1910 年，从上海等城市的银行放款年利率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上海银根普遍地松于其他地区。据统计：此年，上海银行年利率是 7.2—9.6%，天津是 8.4%，九江是 9.6—18%，长沙是 9.6—11%，宜昌是 12—18%。^②显然，上海银行放款年利率普遍地低于中国其他各城市，这说明其他各城市的银根普遍地比上海银根紧，银货更加匮乏。这些比较既印证了清末十余年间上海银价水平普遍地低于以天津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区域银价水平的事实，又体现出银价变动区域性差异的影响。

（2）两表更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在上海，1903 年时，日拆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是 8.7 两，为清末十余年间利息的最高点。在天津，1903 年，借贷利息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是 8.48 两，为清末十余年间利息的最低点。在 1906 年，上海日拆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是 3.9 两，是清末十余年利息的较低点。而天津借贷利息折合每千两每月利息是 13.01 两，却是清末十余年利息的最高点。二地利息行情比较，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1902—1903 年间，世界银价处于第三次大跌落时期，中国银两汇价受世界银价跌落冲击而低落。清政府为偿付各种以金计值的债款，尤其是庚子赔款，必须输出大量银两。这些债款一般集中在上海偿付，而在 1902、1903 年时，外国银行尚未大量地对中国钱庄等金融组织拆借或融通银款，巨款输出致使上海货币市场首受其难。1903 年，上海拆息达至清末十余年间的最高点。1904 年后，上海外国银行开始大量地向钱庄等拆借或融通款项，上海货币市场情形才有所转机。1903 年时，天津货币市场没有出现上海那种现象，一是因为庚子赔款从 1902 年才开始偿付，至 1903 年时，天津银两外流尚不甚多。二是因为 1903 年天津市面萧条，商情疲滞，钱庄大量倒闭，因金融紧缩而导致市面利息低落。故而此年天津市面利息为清末十余年间的最低点，而这种“最低”，亦非福音。其次，自 1904 年后，上海外国银行开始大量地对中国钱庄等金融组织拆借或者融通款项，据称：“中国官场每付赔还款项，实在是买汇票，银行收下现银，换给汇票与华官。此项现银并不装箱运往外国，仍是存储银行，俟有商家持票来卖，银行收下，换给现银与商家，商家即将此银纳税与华官，华官以之抵还赔款，付与银行，银行收下，仍售与商家以作交易。足见现银并未流出，不过互相轮转而已。”^③“盖有拆票时代，一钱庄之资本不过七八万，而获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63 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4 页。

^③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号，1905 年 8 月 25 日，“光绪三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

拆票之挹注，往往帐面可做至七八十万。”^①正是由于外国银行的拆借或者融通，上海市面与其他各地市面比较，银通货较充裕，银价比较低落，银根因此较宽松，拆息也较低。天津市场则不具备上海市场的这些特征。尤其在1905—1907年间，中国银两外流更多。上海由于有外国银行的款项拆借或融通，市面拆息等比较低；天津则因为银两大量外流，市面利息在1906年时达到清末十余年的最高点。所以，天津之“低”，并不低；天津之高，则是高上加高。其依附性之高，显而易见，一如上海之仰人鼻息。

二、资本市场

所谓资本市场，指实现长期（一年以上）资金融通的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对象有股票、各种债券等。清末十余年间，上海资本市场上各种债券交易极少，可忽略不计，而股票市场交易则比较活跃。清政府偿付债赔各款，中国银两大量外流，国内银通货匮乏，银价升高，这对当时股票市场也产生了影响。股票市场出现了外国公司企业股票行市走高而中国公司企业股票行市走低的异常反差现象。

表3—8 上海几种股票行市（1905—1910）

单位：两

年份	轮船招商局 (票面：100两)	怡和纱厂 (票面：50两)	蓝格志公司 (票面：100荷盾，约合60两)
1905年		58两（10月29日）	
1908年	135两（3月8日）		440两（3月25日）
1908年	116两（7月23日）	63两半（7月23日）	530两（7月18日）
1908年	120两（12月30日）	76两（12月26日）	860两（12月30日）
1909年	129两（3月29日）	117两（3月29日）	1050两（4月20日）
1909年	132两（12月12日）	135两（8月7日）	1000两（8月12日）
1910年	124两（6月29日）	140两（4月10日）	1500两（4月4日）
1910年	122两（11月12日）		100两（12月29日）

资料来源：此表股票行市系摘自《申报》所载股票行情。

从表3—8中可以看出，1905—1910年间，中国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票行市，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态势，且有所跌落。1908年3月8日，每股价格是135两，至7月23日，跌为116两。此后，行市有所升高，1909年12月12日，每股价格是132两，但仍低于1908年3月的行市，而且，1910年6月29日，每股价格又跌为124两，至11月12日，更跌至122两。英商企业怡和纱厂的股票行市则呈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页。

现出另一番态势。该企业股票，每股原价是 50 两，1905 年 10 月 29 日，每股价是 58 两。此后，其股票市价一路走高。1908 年 12 月 26 日，每股价增长至 76 两。1909 年 8 月 7 日，每股价是 135 两。至 1910 年 4 月 10 日，每股市价更涨至 140 两，此刻其每股市价是票面价格 50 两的近三倍。

1905—1910 年间，中资公司轮船招商局与英商企业怡和纱厂的股票行市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明显反差现象，其原因是什么呢？

在通常情况下，股票行市与股息收入成正比，而与利息率成反比，这是决定股票行市的一般规律。在利息率不变或面临的利息率相同条件下，股票行市主要受股票供求关系影响，而股票供求关系主要决定于公司企业的自身经营情况。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企业的经营效益好，利润高，人们对其股票预期收入看好，则对其股票的需求量就增加，其股票价格就会上涨；反之，若一个公司企业的经营效益差，利润低，人们预期其股票收入会减少，则对其股票的需求量就会减少，其股票价格就会下跌。1905—1910 年间，中国银两大量外流，或者流入在华外国银行手中。中国金融市场上，银价升高，银根紧张，各种危机不断，拆息普遍升高。“通常可以用拆息作为资金市场的代表利率”，^①拆息普遍升高，其他各种市场利息率也会较高。1905—1910 年间，上海市场利息率较高，这是中外公司企业面临的同样情形，而怡和纱厂股票行情远好于轮船招商局股票行情，这显然主要归因于两家经营效益的差异和利润的不同，以及人们对两家股票的预期收益不同，导致两家股票的供求形势不同，从而两家股票行市出现了上述反差现象。

英商企业怡和纱厂于 1895 年在上海成立，由近代中国著名的英国怡和洋行创办。初始，怡和纱厂的资本只有 50 万两，由怡和洋行独资经营。^②清末时期，由于在华汇丰等银行操纵银两汇价的恶劣作用，银两汇价跌落无常，清政府偿付赔款等受亏累累，中国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汇丰等银行手中。拥有雄厚资本的英国汇丰银行，经常地“通过优惠条件，给外国洋行以资金支持，积极扶植二百多家英国在华经营进出口的洋行。”这些英国在华洋行企业就“可以凭借银行提供的低利贷款顺利地扩大推销商品，收购原料的活动，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③据说，占汇丰银行“货币资本贷放总额一半左右的‘贴现与放款’，就是它支持英国在华企业的记录和支持程度的标尺。”^④当时，怡和洋行就是汇丰银行重点资助的洋行

^① 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7 页。

^② 陈真，姚洛等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51 页。

^③ 洪葭管编著：《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 页。

^④ 《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3 页。

之一。怡和纱厂由怡和洋行独资经营，故而其经营资本充沛，效益非常好。1905—1910年间，中国市场上利息率较高，可是，因为有怡和洋行的大力扶持与资助，怡和洋行又有汇丰银行的低利贷款为后盾，怡和纱厂的经营效益还是十分显著的。到1911年，怡和纱厂的资本总额已达1148800两，净利为203431两，利润率为17.7%。^①因为怡和纱厂经营效益好，利润多，而且后台硬，很少受时局波动的影响，所以，人们对其股票的预期收入高，其股票在股市上需求旺盛，股票市价自然升高。

轮船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该公司曾经有过一段发展较好、效益较高的时期。当时，其股票行情也比较看好。后因经营不善等，1909年，轮船招商局由北洋大臣管辖改归邮传部管辖。改归当年，据邮传部奏轮船招商局1909年营业盈亏情形折中称：“统共净计结亏规银九万四千一百十六两三钱七分。”^②1910年，轮船招商局虽然“支付了15%的官利，但是只有5%兑现，其他的10%以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的股票发给。又在1911年，把规定的10%的官利利用该局自1896年以来所收集的通商银行股票支付。”^③因此，清末几年间，轮船招商局经营效益差，利润低，股利兑现难，加之市面利息率较高，融资艰难，其股票市价自然低落。

1909、1910年间，上海股票市场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潮，其起因及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至于此次风潮的由来，据称，“英国人麦边于1903年在上海组织了一家蓝格志（橡胶产地地名）拓殖公司，……1909年，恰巧发生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外国开发成功的橡胶园企业主和投资人因而获得丰厚利润。麦边……利用这一时机，施展……冒险家伎俩。人们受了这些诱惑，购买橡皮公司股票的人就大大增加。”^④当时，银价内外变动无常，商贸金融危机不断，各业正常的盈利减少，人们出于持有资金保值、增值之预期，掀起了一场股市投机的狂潮。据称，“中国商人、富有资财者、票号钱庄及其经理人乃至少数清朝地方官吏均卷入这一狂热购买的旋涡中。”^⑤上海各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⑥蓝格志公司的股票市价因此而快速地飙升。如表3—8中所示：1908年12月30日，蓝格志公司的股票市价是每股860两，1909年4月20日，增至每股1050两，1910年4

^① 陈真，姚洛等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50页。

^② 《申报》，1910年7月29日。

^③ 《交通史·航政篇》（第1卷），第271—273页，转引自[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④ 洪葭管编著：《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⑤ 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页。

月4日，距风潮发生只有三个月时，其股票每股市价竟涨至1500两。此刻，该公司股票市价已是其股票票面价格100荷盾（约合60两）的二十五倍之多。^①这一时期，尽管轮船招商局经营出现亏损，但是，受整个股市行情“看好”的影响，其股票市价也略被抬升。怡和纱厂的股票市价此时期上升较快，也有此种因素的影响。1910年7月，风潮爆发，蓝格志公司的股票市价开始狂跌，牵及一系列钱庄、票号等倒闭，从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潮。风潮所及，各地银根更紧，银价也更高。

三、商业

清末时期，银价变动不止，对中国国内外商贸业运营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表现主要有：一、银两汇价变幻莫测，影响进出口贸易正常开展；二、银两汇价长期跌落，导致中国物价总水平升高；三、银钱比价变动，影响国内物价变动及物价体制正常过渡；四、银钱比价变动不定，导致国内商贸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等。国内外学者对此已有大量著述，^②不再赘言。这里再补充一点：清末银价对内变动，还导致国内商业的计价单位由钱码向洋码转变^③。1905年前，各业计价单位受银贱钱贵影响，多用钱码或钱盘；1905年后，受银贵钱贱影响，各业计价单位又纷纷改用洋码或以银元核准货价。

1905年前，中国国内银价、洋价处于低落状态，银贱钱贵。此期间，因为铜钱的相对价值较高，各业在运营中纷纷使用钱码或钱盘，以免遭受损失。例如，1903年4月12日，上海腿业门庄在《申报》上登载该业公启，其中称道：“腿业向章，无论批发零售，均照洋元批价。近年支销倍加，成本较重，角洋出入，吃亏不少。今议除大帮批发仍照洋元批价外，其门庄零售自三月十五日起，概用钱盘，以免吃亏而昭划一。”^④当时，其他各业中类似的现象大量存在，不再枚举。

1905年后，银两大量外流，国内银价、洋价逐渐升高，出现银贵钱贱局面。铜元泛滥贬值，更加剧这种态势。这时期，银价、洋价高涨，铜元跌价，商业各“店铺进货出货颇有因之受大亏者，盖因进货大抵以洋银计算，而零星售出则多

^① 1910年蓝格志公司股票最高市价是其股票票面价格的二十五倍之多，并非近十六、七倍之多。洪葭管编著：《金融话旧》，第54页中所言，可能有误。

^② 国内外学者此方面著述主要有：[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十九章；[美]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中译本），第十章；[美]费正清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七章；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七章；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第七章，等等。

^③ 钱码，指用钱文作为计价单位。洋码，指用银元作为计价单位。

^④ 《申报》，1903年4月12日。

以铜元，以铜元易洋银，暗中亏耗甚巨，各商家惧之。于是自去冬以来，各业咸登告白于报章，相率改用洋码，以冀出入无甚偏枯。”^①随着银价、洋价持续高涨，以及铜元大幅度地贬值，各业改用洋码或以银元核准货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1908年，在苏州，“近银价日昂，钱价日贱，各省铜元充斥市上，龙洋一元竟兑至一百二十余枚之多。各业商民受亏，或议加增物价，或改用洋码，或欲仿各处减折办法，议论纷纷，市面极形恐慌。”^②从表3—9中，可以对此期间各业改用洋码或以银元核准货价的普遍现象略窥一斑。

表3—9 各业改用洋码或以银元核准货价情形示例

时间	业名	原因
1905年11月	上海京货、帽业	银厘日短，钱串日长，已将亏本。
1906年3月	上海《申报》销售业	银贵钱贱。
1908年1月	天津杂货、三津磨房等	置货以银，出货收钱，银钱相衡，亏累非浅。
1908年1月	天津鞋行、粮行等26行	银价升高，铜元充斥，交易受害。
1908年6月	上海药业、饮片同业	洋价日渐加涨，暗耗非浅。
1908年6月	苏属典当	银贵钱贱。
1909年1月	江西饶州典铺	银价高昂。
1909年2月	汉阳典业	银价高涨，钱价跌落，受亏过巨。

资料来源：天津各业情形来自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448页。其余各业情形来自《申报》有关登载。此表仅以所能搜集到的资料编列而成。

限于资料来源，表3—9中所收例证，缺漏肯定不少，可是，仅此数例亦能看出一些问题：一、百姓日常衣食医疗保健等这个不小的问题，是银价变动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二、典当业经营的变化更是牵涉到千家万户；三、连报导、抨击银价变动问题的最著名的报纸《申报》，此时也不得不“随俗”，可见，银价变动的影响广大而深远。

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变动不一，银两外流不止，无论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皆危机重重，风潮迭起，而银价变动之结果则又无例外地促使币制紊乱程度进一步加深。商业计价单位的变化，既反映出币制紊乱的深远影响，又昭示着新旧币制更替的历史必然性。

^① 《申报》，1906年2月15日。

^② 《申报》，1908年6月20日。

第四节 对日常物价与民生的影响

清末十余年间，中国银价对外变动的总趋势是走向跌落，因此，银购买力变化的总趋势是不断在降低，这导致中国物价总水平普遍升高。在国内，由于银价对内变动、币制紊乱加剧等，一方面，用银计值的日常物价在逐渐地上涨，另一方面，平民百姓以银计算的实际工资收入却在不断地减少，民生日艰。

表 3-10 清末银购买力统计表（1901—1911）

年份	银一两对米的购买力（百分比）	上海的银购买力指数
	100（1851 年—1860 年）	100.0（1887 年）
1901 年	71	64.9
1902 年	37	59.3
1903 年	44	53.4
1904 年	45	52.7
1905 年	64	55.2
1906 年	57	57.1
1907 年	33	52.7
1908 年	35	50.0
1909 年	46	51.0
1910 年	34	48.8
1911 年	31	48.9

资料来源：银对米购买力百分比来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61、862 页。上海的银购买力指数来自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38 页，转引自杜恂诚主编：《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5 页。

如表 3-10 所示，虽然在 1905、1906 年间，银两汇价略有抬升，银购买力有所增加，但是，清末十余年间，总体而言，银两汇价变动的总趋势是趋于低落，因此，无论是银一两对米的购买力，还是金融中心上海的银购买力，其总趋势都在逐渐地降低。“米价上涨可以代表一般物价上涨，也就可以说明银购买力的下落。”^①而且，随着国内银贵钱贱形势加剧，百货价格普遍昂贵，以银计值的日常物价也被哄抬得更高。“银价日涨，钱价日低，商家以零钱交易，资本受亏，相率加价，而用户则因百物腾贵，银价虽涨转不若未涨以前。”^②这一时期，平民生活也较以前更为艰难。“贫苦小民之所得，以钱计者多，以银计者寡，所得以钱计，所出以银计，隐然存一莫大之亏耗，此小民生计所以日艰也。”^③

^①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304 页。

^② 《大公报》，1906 年 1 月 13 日。

^③ 《盛京时报》，1911 年 11 月 20 日。

首先，以北京、天津、烟台等地为代表，来分析清末十余年间中国北方区域的日常物价与民生情形。

表3—11 北京日常物价统计表（1900—1911） 单位：银元（百斤、年平均）

年份	白面	指数	小麦零售	指数	老米	指数	玉米面	指数
1900年	6. 41	100	—	—	6. 32	100	3. 06	100
1901年	5. 76	90	3. 71	100	4. 27	68	2. 14	70
1902年	5. 52	86	3. 75	101	5. 37	85	2. 92	95
1903年	5. 77	90	3. 87	104	6. 01	95	3. 48	114
1904年	5. 29	83	3. 33	90	5. 52	87	3. 11	102
1905年	4. 88	76	3. 39	91	5. 35	85	2. 87	94
1906年	5. 71	89	3. 90	105	5. 80	92	3. 24	106
1907年	6. 32	99	4. 50	121	6. 25	99	3. 13	102
1908年	5. 75	90	3. 91	105	6. 11	97	3. 65	119
1909年	5. 85	91	3. 98	107	6. 08	96	3. 25	106
1910年	5. 94	93	4. 21	113	6. 53	103	3. 48	114
1911年	6. 77	106	4. 88	132	7. 33	116	3. 74	122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2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清末十余年间，在北京地区，从总的的趋势看，以银元计值的各种日常食品价格，有逐渐升高的态势。其中，以北方主要食品小麦的零售价格增长得最多，其1911年价格比1901年价格高出有1/3。

表3—12 北京手工业工资统计表（1900—1911） 单位：每日银元分

年份	大工银元工资	指数	小工银元工资	指数
1900年	34. 1	100	23. 6	100
1901年	36. 8	108	27. 2	115
1902年	35. 2	103	26. 2	111
1903年	33. 6	99	25. 0	106
1904年	32. 1	94	23. 8	101
1905年	31. 8	93	23. 6	100
1906年	31. 6	93	23. 4	99
1907年	28. 3	83	21. 0	89
1908年	30. 6	90	20. 6	87
1909年	28. 8	84	19. 4	82
1910年	28. 2	83	19. 1	81
1911年	38. 4	113	23. 0	97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2页。

从表3—12中可见，清末十余年间，除1911年外，以银元计算的北京手工业

者的每日工资水平有持续下跌的趋势。无论大工还是小工，其每日工资都在逐渐地减少。因此，北京地区各类工人以银元计算的工资收入都在减少，而以银元计值的各种日常食品价格却在逐渐地升高，民生安得不日形艰难？

1902年，在北京，“自新正以来，银价大贬，至二月初旬每两足银只易当十大钱十二吊，洋银每元易京钱八吊五百文，……以致市中诸物腾贵，甚于去冬。……客居京邸者莫不愁锁双眉矣。”^①1904年底，北京地区，“自银价忽涨以来，每银一两可易钱十六七吊，以致市面物价大昂，贫民最受其影响。”^②1908年，“京城……近则铜元充斥，银价飞涨，每银一两易钱至二十千文，以致百物昂贵，民力益艰。”^③此年，因为“京师银价暴涨，米粮各物昂贵，所有各行商业工艺人等，工价钱文不敷需用。闻城内外糕点饽饽铺烘炉工艺同人会议，邀求增加工资。”^④

表3-13 天津粮食价格统计表（1903—1911）

单位：银元

年份	麦子（石）	面粉（石）	大米（石）	玉米（石）
1903年	5. 19			
1904年	5. 08			
1905年	4. 29	1. 93	4. 73	
1906年	4. 86	1. 91	7. 56	3. 83
1907年		2. 05		
1908年	6. 13	2. 06	7. 62	4. 17
1909年	5. 84			
1910年	6. 30			4. 35
1911年	6. 24		13. 50	5. 63

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1页。

由上面的天津粮食行情表可以发现：清末数年间，在天津地区，以银元计值的日用食品价格在不断地升高。其中，每石大米，1911年的价格几乎是1905年价格的三倍。此期间，天津地区各类工人的工资收入却增长不多，百姓生活日益贫困。如1907年，“津埠银元行情大涨，无日不增，每元易换铜元百三十枚左右，百物昂贵，民不聊生。”^⑤

^① 《申报》，1902年4月2日。

^② 《大公报》，1904年12月25日。

^③ 《申报》，1908年3月2日。

^④ 《申报》，1908年1月8日。

^⑤ 《大公报》，1907年12月17日。

表 3—14 烟台物价及手工业工资统计表（1902、1911） 单位：海关两

名称	1902年	1911年	名称	1902年	1911年
小麦	2. 10	3. 33	普通小工每日工资 (不管饭)	约 0. 11 (250—300 文)	约 0. 09 (350—400 文)
高粱	1. 33	2. 06	木匠和泥水匠每日 工资(管饭)	约 0. 04 (100 文)	约 0. 05 (220 文)
小米	1. 80	3. 07	缫丝工每月工资 (管饭)	约 0. 38 (8—10 吊)	约 0. 32 (12—14 吊)
玉米黍	1. 32	2. 22	仆役每月工资 (管饭)	约 0. 15 (3—4 吊)	约 0. 14 (5—7 吊)

说明：1、上表中，物价按每百斤值海关两数计算。2、手工业工人工资（括号中即是），通过“铜钱—济平银（海关两 100 两约为济平两 106 两）—海关银”折算为海关两的约数。1902 年，每济纹一两合钱约 2240 文，1910 年，每济平银一两合钱约 3880 文，由于资料缺乏，姑且以此来估算。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84 页，对原表内容有所增改。

从表 3—14 中可见，山东烟台地区，各种以银两计值的日用食品，其 1911 年价格都比 1902 年时高。用钱文计算的各类工人的工资，在 1911 年时也比 1902 年时高，但是，在山东地区，1911 年时银钱比价远高于 1902 年时银钱比价，因此，把以钱文计算的各类工人的工资（括号中即是）折合为以银计算，则会发现：其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降低状态。各种以银计值的日用食品价格在升高，而以银计算的工资收入却在减少，此时靠工资收入维生的百姓日常生活必会逐日困窘。

此外，在秦皇岛地区，清末年间，“一般的趋势是生活费上涨，据说这是由于重税，同时也是由于币制的不稳定。”“十年以前支付一天工资的一角五分，现在还不够一天的伙食，……”^①1910 年，东北地区黑龙江省，“现在百物昂贵，生计维艰，大小营业以劳动资本向为支持，何堪有此左支右绌之现状？”^②

其次，在中国南方区域，清末期间，随着银购买力下降，币制紊乱加剧，以银计值的日常物价也在不断地升高，可是，各地平民百姓的实际工资收入在减少，或者虽有增长，却低于日常物价水平的增长，百姓生计也是困难重重。

汉口地区，“查汉口钱价，光绪三十一年，每串值银八钱五六分，最高价目值银至九钱，光绪三十四年，渐落到五钱三四分。因之小民生计困难，物价日昂，购买力日益减少。”^③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93 页。

^② 《盛京时报》，1910 年 7 月 6 日。

^③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钱庄史料》，1985 年，第 21 页。

广州地区，1902—1911年间，“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在不断地涨价。例如，十年前，一块银元可买二十五斤米或一八0斤柴薪，而今天只能买十五斤米或一百斤柴薪了。”^①

在浙江宁波，1902—1911年间，“生活费用和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在过去十年中大大地提高了。现在米卖到八元五角一石（一四0斤），七元五角一石就是很便宜的了，而在十年以前，每石平均价格至多不超过五元。”此期间，尽管“工资也增加了，但是赶不上粮食价格的增长。后者平均起来上升了百分之百，而工资只上升百分之六十到八十。”^②

福州地区，1902—1911年“这十年物价的增长率几乎一致估计为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少数人认为甚至百分之八十，也并非过高的估计。”可是，这期间，“工资没有普遍地按物价上涨的同等比例增加，这一事实对于广大群众必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③

“货币之于社会，具有功用之力，大之国家财政，小之国民生计，举受影响。”

^①清末十余年间，银价内外变动异常，币制紊乱至极，银购买力不断跌落，日常物价普遍上涨。同时，广大平民百姓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实际购买力下降，度日维艰，导致各地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民变此起彼伏，整个社会愈发动荡不安。“由是而满廷上下震恐失措，民众万万愈有‘曷丧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④则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9页。

^②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9页。

^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1页。

^④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0日。

^⑤ 《胡汉民自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结语

清末十余年间，落后的银两制度依然残存。在国内外种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银价内外变动杂糅并存，表现不一，局面惝恍迷离，极为复杂，整个货币制度紊乱至极。其影响大至国家财政税收，小及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广泛而深刻，已成为清末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1908年，《大公报》中的一段言语颇具深意，“今日之中国，谓将因货币而致乱致亡。……各处州县每以赔累不堪禀陈大吏，而政府遂有议加征之谣传，此恐慌之见于上者也。贫民以百物昂贵、衣食不继而数起纷扰，商人以百货停滞、运转不灵而屡患倒闭，此恐慌之见于下者也。推其致此之由，固甚复杂，而以币制紊乱为第一原因。”^①同年，《申报》中更是尖锐地指出：“银市常居于不安固之地位者，实中国货币制度之不适宜有以影响之。”^②进入民国后，中国银价变动更是与世界银价变动寒热相关，沉浮与共，而在较长时期内，民国政府彻底变革紊乱落后之货币制度的意识和决心不够，银价问题仍然是中国货币问题的中心环节。这种币制紊乱落后、币价变动无常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暂时告一段落。

清末银价变动的历史启示我们：拥有一个健全完善、独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体系，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时地对原有货币制度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与时俱进，这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至关紧要。在社会处于大转型阶段，尤其要如此。

^① 《大公报》，1908年2月11日。

^② 《申报》，1908年10月16日。

附 表

下列民变都与清末银价变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 1902年3月4日，上海城内染坊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2年4月3日，浙江宁波附近农民暴动。起因于游勇失业、米价昂贵、增加苛捐杂税以筹赔款。
- 1902年4月12日，浙江绍兴米价奇贵，农民万余人拥入某绅家示威。
- 1902年5月8日，浙江新县城昌西地方因捐重米贵，千余人骚动。
- 1902年5月10日，上海耶松船厂木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2年6月5日，上海城厢内外米价昂贵漆工罢工，聚众要求增加工资，十七人被捕。
- 1902年8月28日，北京木工数千人聚议要求增加工资。
- 1902年9月10日，上海浦东礼和洋行扬子栈房搬运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2年11月12日，上海米贵，神模佛马（迷信用品）各店工人相约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3年3月31日，江苏苏州机工、木工、理发店等手工业工匠因米贵薪低，相继罢工。
- 1903年4月5日，杭州箔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3年4月30日，河南筹饷练常备军，布政使延祉擅改地丁征银为征钱，较向章加增倍半，孟县、河内等地农民普遍反对。捣官署、抗击官军。
- 1903年8月14日，广东南海县佛山镇附近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3年9月16日，河南阳武县农民反对加赋由征钱改征银，聚众冲开城门，焚烧衙署。
- 1903年11月19日，浙江宁波烟铺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 1904年5月19日，浙江鄞县鄞江桥石工数百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 1904年6月9日，浙江宁波染坊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4年8月7日，杭州下城官纺机坊工人联合罢工，争取增加工资。
- 1904年8月28日，浙江宁波茶点铺工人聚众要求增加工资。
- 1904年10月13日，江苏扬州城茶酒馆、饭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4年10月29日，福建厦门纸坊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5年6月8日，上海英租界木工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 1905年7月5日，上海南市城内外豆腐店工人罢工，要求店主每日加资二十文。
- 1905年7月19日，江苏镇江织绸业工人罢工，反抗绸号压低工资。
- 1905年9月6日，安徽芜湖理发店罢市，要求理发加价。
- 1905年11月2日，上海板箱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5年11月21日，杭州烟业工人同盟会罢工，要求店主增加工资。
- 1905年11月27日，江苏苏州城内染坊工人罢工，并印发传单，要求绸缎庄增加工资。
- 1905年12月8日，杭州柴铺打草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 1905年12月24日，浙江宁波因铜元贬值，改行银元计价，群众损失甚大，小商贩殴打拒用铜元的鲜咸货行经理，数千人逼令商店罢市。
- 1906年2月25日，浙江杭州丝织业料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薪。
- 1906年3月26日，上海美租界茶馆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6年4月17日，江苏扬州瓦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甘泉知县出示严禁。
- 1906年4月18日，江西庐陵县征上忙钱粮，每串一纸加钱三十文（原收五文），农民要求不得妄加，聚众打毁捕署、县署。
- 1906年5月22日，杭州因银价高涨、铜元贬值，商店物品标价，钱码改作洋码，促成物价恶性膨胀，而发生群众抢米风潮，且扩散到邻省江苏、安徽各县。
- 1906年5月26日，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米价飞涨，贫民生活艰难，街头散布揭帖表示积愤，商店罢市。
- 1906年6月间，杭州机户工匠万人因物价高涨，生活困难，联合罢工，向绸缎庄店主索加工资。
- 1906年6月19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工程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6年7月23日，上海城厢内外皮箱业工人聚议，要求增加工资。
- 1906年7月23日，上海英租界水木作工人罢工，要求加资。
- 1906年8月15日，浙江浦江县农民要求完粮以洋银计算，千余人大闹县署，焚毁各库书家。
- 1907年6月间，福建建宁府城商人罢市，抗议米价昂贵。
- 1907年8月间，上海新租界威海卫路二百十号洗衣店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7年6月14日，山东济宁州农民万余人，反抗官吏收粮时擅将铜元折价。
- 1908年2月12日，湖北武穴镇米贵，群众组织民食维持社，劝谕富户平粜，以救眉急。
- 1908年8月16日，江苏丹徒县各机户日前向各绸户要求增长工价，绸户不允，遂一律罢市，并捣毁绸业董事曹森家。近有八九百人至道署要求增长工价。
- 1908年9月9日，上海十家染坊工人罢工，要求坊主增加工资，并封闭染缸，不准开用。
- 1908年9月23日，上海英租界切面工人罢工，向店主提出增加工资要求，并派代表在法租界秘密聚议，讨论对策。
- 1908年11月6日，上海英租界成衣庄工人聚众数百人，向各衣庄主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1月3日，湖南长沙北门外兴修驳岸马路，工人八十余人停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3月31日，汉口布店店伙罢市，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7月5日，苏州织机工人数千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7月16日，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炼染工人因铜元折价亏耗太多，数百人罢工，要求提高待遇。
- 1909年7月25日，江苏镇江木匠多人在丹阳码头聚议，要求增加工资。声称“铜元太贱，物价太贵，工资不敷食用，必须要求匠头加添工价”，纷纷举行罢工。
- 1909年8月12日，上海密勒路瑞纶丝厂女工百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8月21日，江苏丹阳县银价增涨，本年征收钱粮铜元按八折扣，激成民变。
- 1909年8月28日，江苏镇江机户千余家工匠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9月13日，湖北应城县盐井工人聚众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9月20日，江苏镇江络丝机车工人聚众罢工，向各机坊要求增加工资。
- 1909年11月5日，上海钉书业工匠七、八十户，因“米珠薪桂”，要求增加工资，相约停止营业。
- 1910年3月13日，苏州织机工匠数百人，要求增加工资。
- 1910年4月16日，江苏东台县米价高涨，县城罢市，农民捣毁学堂及绅董住宅多处。
- 1910年4月间，江苏扬州城内各瓦木工匠罢工三天，要求增加工资。
- 1910年6月11日，上海马戏场建筑工人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10年6月13日，江苏苏州绸缎业机工三四千人，结成团体，要求号东提高工资。
- 1910年6月25日，安徽徽州府各属米价昂贵，贫民抢米。
- 1910年10月22日，直隶易州修崇陵石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1911年7月间，上海城厢内外豆腐坊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 1911年8月6日，上海闸北地方协和、晋昌、长纶、锦华四个丝厂女工，为增加工资，联合罢工；勤昌、久成两丝厂女工参加。总计罢工人数达三四千人，持续十天之久。

上述资料来源：张振鹤、丁原英著：《清末民变年表（上）》和《清末民变年表（下）》，分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

说明：1、张振鹤、丁原英著《清末民变年表》，其史料来源基本取材于《东方杂志》。《东方杂志》中的大事记，其又来自于各种途径和渠道，应该是至目前为止相对完整的专题性大事编年。

2、上面节选的民变都同清末银价变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就本人手头所掌握的材料看，其里面的一部分是可以用更具体的新闻报道和其他记载来进一步具体说明的，只是为了避免散漫、杂乱；另方面，也是因为材料掌握不全，所以此处采用了简化表达的方式，以后再通过努力进一步深化论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2. 李乾亨：《大众货币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3. 龙玮娟，郑道平主编：《货币银行学原理》，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8 年版。
4. 《申报》（影印本），1901—1911 年，共 49 册，上海书店 1982 年。
5. 《大公报》（天津版，影印本），1902—1911 年，共 16 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东方杂志》（影印本），1904—1911 年（第一卷第一号至第八卷第九号），上海商务印书馆。
7. 《盛京时报》（影印本）有关，盛京时报影印组 1985 年。
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9.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10. 陈真，姚洛等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11.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1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3. 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4.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5.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16.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81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18.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1984 年，未刊。
19.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钱庄史料》，1985 年，未刊。
20.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21.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
23. [奥]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2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25.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6.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
27. 刘秉麟编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
28. 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
29. 《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0. 张振鵠：《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1. 郑家度编著：《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2.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3.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4.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
36. 萧清编著：《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7. 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8. [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9. [美]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0. 洪葭管编著：《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41.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42. 李志英：《金钱编织的绳索——近代百年外国对华借款剖析》，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
43. 寿充一、寿乐英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44. 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5. 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6.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影印）。

47.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二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48.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9. 叶世昌等著:《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0. 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1. 贺水金:《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2. 杜恂诚主编:《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3. 杜恂诚主编:《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后记

望着即将付印的论文，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往日里，置身图书馆古籍部的寂寞，夜晚构思写作的艰辛，以及同导师推心置腹的讨论，今天，总算告一段落，有所收获。

此时此刻，我对导师卢伯炜先生的感激之情，难于言表。三年来，导师卢伯炜先生那严谨治学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导，体贴至微的关照，无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对于我今后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总是不时地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好导师。

三年读研期间，段本洛先生、王国平先生、池子华先生、俞政先生、王建华先生、单强先生、韦恒先生等，在治学方面均给予我许多指导；班主任朱维老师，在学习生活上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在此，我对于他们热情无私的指导与关怀，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此外，妻子在我学习期间，只身担负起抚养小女雨婷的重任，使我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值此论文完成之际，我对妻子及家人致以由衷的感激。